

萨满教及其神像

B·B·拉德洛夫 著

佟玉泉 译

萨满教在突厥诸部的传播；阿尔泰地区萨满的世界观；萨满神像，哈萨克族和其他突厥部落的萨满教遗迹。

属于乌拉尔—阿尔泰系统的北亚各民族，也就是通古斯、蒙古和突厥各部，原来均信奉萨满教⁽¹⁾。现在，只有通古斯人毫无例外地信奉萨满教，而满族却改信了佛教⁽²⁾；由于受西藏的影响，目前，几乎所有的蒙古人都成了虔诚的佛教徒，只有居处贝加尔湖一带的布里雅特蒙古人仍普遍信奉萨满教，居处戈壁的蒙古人中是否还遗留有萨满教痕迹，我说不准⁽³⁾。最后是突厥人，早期离开中央亚细亚的那三部分人，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在伊斯兰教影响之下，除阿尔泰地区和萨彦山区的居民外，均为十足的穆斯林⁽⁴⁾；只有少部分居住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突厥部落改信了基督教；居住在西蒙古的硕音人⁽⁵⁾改信了佛教。我们发现，古老的萨满教只残存在当突厥部落向西、向南迁徙时，定居在肥沃的阿尔泰山东部地区而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的部落中。对这一部分定居的部落，其近邻的部落起着很大的影响。从东面排斥萨满教的有佛教，从北面和西面排斥的有基督教。因为所有阿巴刊塔塔尔人被认为是正统的基督教徒，而大部分硕音人成为佛教徒，公开信奉萨满教的基本上只有阿尔泰山区的卡尔梅克人、铁勒乌特人、切尔涅维叶塔塔尔人和硕尔斯人。部分西伯利亚塔塔尔人，到本世纪末，在俄国土地上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影响，他们是巴拉宾塔塔尔人、塔拉塔塔尔人（库尔达克）和被称之为托木斯克铁勒乌特的人⁽⁶⁾。

在讲述萨满教巫术之前，首先想谈论关于萨满教的世界观。如果以展现总的轮廓为目的的话，那么这确实是个很复杂的题目，因为将这一统一的整体要用相互矛盾而又零星的资料来论证。除此之外，在研究萨满教的时候，我们找不到可靠的文字资料。所以，在此情况下，描绘萨满教世界观的整个轮廓的困难，就如将古希腊的神话故事编纂成系统的传至今日的文字资料一样。在此同时，我们调查依靠的唯一对象——民众，对自己的信仰概念也是非常模糊的；萨满本人原可成为唯一最可靠的依赖者，但往往因害怕暴露自己的秘密而把自己搞得非常神秘，其实这种神秘在其行当中是大可不必要的。所以，我在出使到可毕金⁽⁷⁾遇见两个受过洗礼的萨满时非常高兴，当时就相信能够调查到不少东西。但遗憾的是，我的希望这次也未能实现，所有提出的问题，除“我们原先信奉的神灵，因多数人的背叛已够恼火的了，如果它现在知道我们当中的人仍在出卖它，它将会怎么样呢？更害怕的是，俄罗斯神灵如果听见我们仍在谈论旧的信仰，则谁会来拯救我们呢”之外。别无他获，尽管出现了诸多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从他们的神话、传说、故事和民谣中找到了许多阐释这个民族宗教信仰及其世界观的启示和说明。加之借助于萨满教信徒和萨满本人的一些零碎述说，我或许有条件能够勾画出萨满教世界观⁽⁸⁾的总蓝图，尽管这个蓝图会有不少空白。

根据萨满教的观念，天宇由许多层次组成，为其真诚构筑，也不必人们去伤脑筋想办法⁽⁹⁾。山民对天宇层次的概念，想必是对每天展现在他们眼前的重重叠叠的山峦而来。这种对天宇的层次概念，萨满在表演法术时，必须付出一定的

代价方能由此层通到彼层，并需要神鼓打击声的助威。

在这些人的天宇概念中，十七层构成天穹，并象征光明；七或九层构成地狱，而象征黑暗。天穹和地狱之间是大地，也就是人类生存之地，于是整个大地连同所有生物都处在这两个世界的中间。

一切创造、保护和支持人类的善神生活之处均在明亮的上层，因为光明是人类的朋友，是大自然一切生命的保卫者。然而在黑暗的地狱里有凶恶的监视人类的鬼怪，它们千方百计危害人类、消灭人类。尽管经过多次险恶的斗争，这些鬼怪还是把人类打入永久黑暗的世界。

有些宇宙产生的传说可以解释这种天宇构成原因。下面例举这种传说之一。

在大地形成之前，到处一片汪洋，既没有天，也没有地；同时也没有日月。于是诸神之首、万物之始、人类之父和母腾格里开拉汗创造了自己的相似之物，把它称为人类（kixi）。开拉汗和人类一同在大水上空翱翔。他们飞得像两只黑天鹅。但是，人类不满足于这种舒适和安详，他想比开拉汗还飞得高些。由于自己的这种胆妄，人类丧失了飞翔能力，坠入无底之水中，遭到莫大灾难。在无底泥水中人类请来腾格里开拉汗（大慈大悲的上天）^{〔10〕}予以帮助。开拉汗命令人类从水底游浮上来，等他浮上来后，又令星星到水里，以便让人类骑上离开水域。因为人类已经失去飞翔能力，于是开拉汗创造大地，命人类潜入水底取泥土，然后撒在水面上。当人类潜入水底取泥土时，将部分泥土含入嘴中，企图悄悄为自己造出一块陆地，但当他口含泥土游到水面时，口中泥土便开始膨胀，呼吸困难，如果开拉汗不命令他吐出来，就会有窒息而死的危险，于是便令其吐了出来。开拉汗早想造的大地是很平整光滑的，但人类吐出来的泥土溅向四处，结果大地成坑坑洼洼，有的地方也成了沼泽。开拉汗气得将人类称为尔里克^{〔11〕}，并将其从光明的世界驱逐出去。然后，再创造出了部分住陆地的新人，创造了一棵九枝巨树，并将每条树枝创造为一个人，这就是至今生活在世界上的九个部落的先辈。

尔里克发现生活在大地上的居民个个都聪明漂亮，于是请求开拉汗将这些造物都赠送给他，开拉汗拒绝。但尔里克不久诱骗人类处于其统治之下。开拉汗对人类轻信尔里克非常气愤，从此他将这些人类均收归自己管辖，并将尔里克咒入地狱之第三层。而为自己营造了十七层天穹，并定其最上层为自己的常住之处。他将伟大的买塔拉^{〔12〕}留下来为孤单的人类当卫士和教师。当尔里克看到美丽的天空时，决定为自己也开创天宇，并经开拉汗的许可，将由人类变为恶魔的其属民移居其中。但是，这些恶魔比神造之凡人生活得还好，这又引起开拉汗的非常不满，于是命令曼德什尔^{〔13〕}英雄将尔里克的天宇毁为乌有。在曼德什尔强有力的刀矛打击之下，天穹雷鸣不止，于是尔里克的天宇粉碎成小块降落到地面上，使从前平坦的大地遭受破坏，造成了许多高低不平，长满树林的深沟和高山。开拉汗把尔里克驱赶到地狱之最底层，在那里既没有日月的光亮，也没有星星的照耀，令其永远不得翻身。

关于世界的形成，也有许多神话传说，但也各说不一。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传说只反映了人们对事物的一种幼稚推测：因为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人，对世界复杂现象的任何一种解释，必然都是自相矛盾的，于是他总是寻求新的解释或自愿引用他人的想法。于是关于世界存在根源的传说在民众中代代相传，并且在各个民族中的传说，也相近似。在阿尔泰萨满教徒的传说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情况。在这些传说中，既有基督教圣经的因素，也有佛教的明显痕迹。这种情况的存在，部分借助于伊斯兰教，部分又借助于基督教的媒介作用。

说明这种传说的，有这样一部传说，说开拉汗创造了三条背上背着陆地的大

鱼，以及还有上述犯罪的传说，至于与基督教圣经故事完全一致的，在此均予略去。在上面传说中的曼德什尔和买塔拉之称谓，则说明是受了佛教的影响^{〔14〕}。

腾格里、开拉汗至今住在天穹的第十七层里，并在那里主宰宇宙命运。开拉汗通过放射的途径分别射出了三个高超的神：一为住在天穹第十六层的金山的白乌尔肯，他端坐在金光灼灼的宝座上一动不动；一为住在天穹第九层的力量无比的克萨干腾格里；一为住天穹第七层和照耀大地的日母（Kun ana）、同住的穆尔根腾格里。月父（ai ata）住在天穹的第六层。“日母”和“月父”之称谓是由元音和谐规律而产生，并不具有任何神话色彩。住在天穹第五层的是称之为万物之造主的 Kudai yauqi 的神。白乌尔肯神有两个儿子，叫亚依克，也叫买阿纳和买塔拉——人类之保护神。他们住在天穹之第三层，在此处有生命之泉 Sut ak kol，即白奶湖。白奶湖近邻有七神（eiti kudai）住的大山苏罗。七神生活在其属下亚乌奇——造物主——人类保护神安琪儿和人类本身之中间。这是乐士和信徒们共同生活的天堂。这后者即现今人类之先人，他们以家庭的维系来保持生存，并成为天穹——神界与大地子孙之间的媒介，在必要的时候互相协助。

人类居住的大地给人类行善，以其众神的化身而出现，并称其为亚尔苏^{〔15〕}（土地，水）。之所以称其为“众神的化身”，是因为亚尔苏之称包括了十七大神的总称，这十七大神就生活在高大雪山上的河水的泉首。山上的河（泉）水流下来灌溉大地并使其肥沃。十七大神中力大无比的是玉皇，他住在大地的肚脐处——大地的中央，称其地为圣地。这里长有高大无比的苍松，松顶可以挨到白乌尔肯汗的房顶，这棵树就是玉皇的权势，是等同于至高无上的天神的标志。玉皇有两个儿子：一是索吾汗，一个是铁穆尔汗。他们均归地神管辖，并接受人类敬献的祭品。地神的第四强胜者为塔来汗——海神即死魂的保护神或亚衣克汗，意为流水神。塔来汗住在十七海之头，是大地水的源首。第五个是阿达木汗，它是哈萨克人受伊斯兰教影响后才产生的神。第六个是莫尔多或阿巴刊汗，是住在铁列斯湖东边阿巴刊河源头的河神，又称其为雨神。第七个是阿尔泰汗，是阿尔泰民众的恩主，其住处位于卡图尼和别鲁西河之上游。第八个是柯尔克斯汗，是叶尼塞河流域克木奇克的富有者。第九个是亚巴什汗。第十个是阿达尔汗。其余七个汗，各个部落有各自的不同称谓。如：阿尔泰北部地区的称为亚伯尔汗、开拉汗，卜衣参汗、帕尔比汗、曼萨尔汗、普尔奇汗和鄂克图汗。关于它们的住所及其称谓之含义，我概不能提供任何资料。

所有上述生活在天穹上层世界及大地表面的神，均被视为人类的造主、人类的供养神和保护神。对人类最亲近的神是亚尔苏，它的善行，人类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并且也可以直接与它联系和向它祭祀。跟天穹上层和地狱的神灵，怯懦者是不敢也不可能直接交往的，而必须需要中介人，尤其需要生活在天堂的先人。通过这类先人，人类向天穹神灵述说自己的灾难并祈求帮助。故每个帐篷的神像台前均挂有表示天穹层次的圆圈神像，其旁边是保护人类的九个先人——somo。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地和其祖先取得联系，或者换句话说，不是每个先人都有力量能够予以实际帮助。只有很少的家族，父亲传位给儿子的萨满家族，才拥有这种力量。他们借助象征萨满的铃鼓，借助于其祖先赋予的力量，可以呼唤神灵亚尔苏并祈求其予以直接帮助。这种向祖先祈求的仪式是如何进行的，可以从我记录的他们祈神时的两段神歌（祭文）中看出端倪。这两段神歌，其第一段的内容是祈求好天气。这一段歌的唱祷者是我的随从之一的切勤斯曼地区的铁勒斯部落人。当时（1861年），由于恶劣的天气，我们在离阿巴刊河上游不远处被围困了一个多礼拜。唱祷这种神歌（祭文）的人被称为亚达奇（意赐天气者）。

因当时缺少亚达塔沙⁽¹⁶⁾，唱祷时他只好借助于我药箱里的药。他从我的药箱里取出药，倒入匙中，在火上加热后，举到头顶上向天空开始唱神歌：

开拉汗、开拉汗！
阿拉斯、阿拉斯、阿拉斯！
像手掌将天空张开！
凿成像针尖那么细！
我是降雨之族氏，
我是雪松之根基，
我叫阿布托布，
我叫鄂古斯泰·库尔杜拉克，
是的，地会有天脐！
是的，天会有地脐！
我祈求先人帕什特干，
请开开天路吧！
像手掌将天空张开，
凿成像针尖那么尖利，
你可以穿过高山，
可以通过阿巴刊河！
开拉汗、开拉汗！
阿拉斯、阿拉斯、阿拉斯！

第二首是感恩祈祷歌。唱祷此歌时我在场，后来我的主人铁列乌特的萨满在巴恰特又给我重唱了一遍：

你身居高处，
天神阿布阿什汗！
您使地上长草、
树上长叶、
骨上长肉、
头上长发，
您是一切之造主！
您是使一切生存之上天！
啊，你们十六位强大无比的天神，
是你们使我的父亲伟大！
您是伟大的乌尔肯拜，
使我的母亲伟大！
上天保佑赐给我们牲畜吧！
上天保佑赐给我们粮食吧！
赐给家主吧！
您是一切之造主，
您是使一切生存之天神！
通过父亲我向您祈求：
给我恩赐吧，噢父亲！
啊，父亲，帮助我吧！
（因尊敬之故，此处略去父名和族名）
帮助我家之主，

帮助我的牧群！
我向您低头祈祷，
啊，您是一切之造主！
是使一切生存之天神！

如我所述，地层黑暗之处由九层构成。这里的每一层都有一种可怕的光线——来自阴间的光线照耀着。这就是一切邪恶之处所，也就是总是仇视人类、总是图谋危害人类的恶魔之居处。阿尔泰人把这种敌对势力统称为图曼基图斯，意为地下世界。这里居住着丑陋的地精，德夫列别得、艾纳和克尔莫索、阿克塔尔和艾曼乌苏特等。

阴间所有这些恶魔的首领也是白乌尔肯自己所创造的尔里克汗。这个凶残的恶魔首领坐在地狱的第五或第九层的黑座上，四周由许多侍从和上述形形色色的恶魔围绕着。比尔里克汗还在更深的地方，在那可怕的卡孜尔干地狱住的是今世做尽坏事、在阳间受到惩罚的万恶的魔鬼。尔里克汗是人类的死敌，虽然如此，我们仍称其为父亲——尔里克，“因为我们都属于他，而且他最终使我们都丧失生命”。甚至，尔里克汗的外貌也使人们都十分恐惧。在萨满咒语中，对尔里克汗有如下描述：

您，尔里克汗骑着黑马。
铺着黑海狸皮褥子。
您的腰围如此粗壮，
没有一种腰带能够包围。
您的脖颈壮实无比，
致使没人能够拥抱。
您的眉毛足宽一尺，
您那满腮黑胡须上，
沾满鲜血真够可怕！

噢，您这富有的尔里克汗，
您那头发如金子发光。
死者的胸脯是
您的打水桶；
人的头颅您当酒杯用。
您手持青铁巨剑。
您的双肩又坚如铁，
您的黑脸发青光，
满头乱发四处飞动。
您的帐房门口两旁，
设有高大的宝座。
您拥有陶瓷三脚供桌，
连您帐房的屋顶都是铁的。
您骑着高大的公牛，
要蒙帖您的鞍具，
一张马皮还嫌不够，
您一举手勇士就要翻倒。
您只要稍稍拉动肚带，

骏马就要倒下。
啊，尔里克汗，尔里克汗，我的父亲，
您为何如此仇视人类
请您告诉，为什么要陷害他们
您的脸黑如煤炭，
永远发出暗淡的青光，
啊，尔里克汗，尔里克汗，我的父亲，
世世代代、
代代世世，
我们日夜向您祈祷，
您是永生的世主，
您是至高无上的领主！

恐惧惊慌的凡人怎会不害怕这样的尔里克汗呢？因为一切不幸、一切罪孽都由它所致，也是它使人生病，并使丧命离开骨肉亲友；使牧群流行瘟疫，人类饥饿，因此，对人类来说，再没有比时时向尔里克祈求、称其为父亲和世主并以丰盛的祭供换取其关照和谅解更重要的了。

当人要降生的时候，白乌尔肯汗首先要向其子亚依克授命。亚依克依其父命和祖先之令，准许其降生到某个能够从苏特阿克库里——白奶湖中汲取生命之力量的亚依吾奇氏族，让这新的生命生存，保护其人间一生平安并时时予以帮助。然而，知晓人类生辰的尔里克汗，同时还要派出一个克尔莫斯来阻拦新生命的降生，如果达不到目的，就要设置种种障碍，使可怜的母亲由于克尔莫斯的作孽经受难于忍受的妊娠痛苦。尽管如此，如果妊娠顺利，克尔莫斯绝不会轻易放过新生儿，并根据尔里克汗的旨意，将终生监视此人。于是每人自降生始，终生伴有两个随从，他的右肩有亚依吾奇，左肩有克尔莫斯。两个随从同时监视人的一生。亚依吾奇详细记录一个人一生的善行，而克尔莫斯则挑剔人的一切过错。当尔里克汗最终得以将人的生命力耗尽，也就是人的死亡来临之时，克尔莫斯将还活着的人的灵魂托付给地狱第七层接受尔里克汗的审讯。在此，亡灵的两个随从亚依吾奇和克尔莫斯将陈述各自的记录。如果人的善行多于过错，那么尔里克将失去对他的权力，克尔莫斯也同时离开其体，亚依吾奇将其带出黑暗世界。相反，亚依吾奇将会放弃恶人的灵魂而离去，克尔莫斯则将恶人带到地狱之最底层去。这里置有烧满热油的大锅，克尔莫斯将恶人的灵魂投入此锅中。过须臾，该人的灵魂会浮出油的表面；那些一生毫无善行的罪大恶极者，将永远沉于油底，而那些罪孽不甚深重的灵魂却能浮上黑油油的液体表面，露出带发的头顶；有些人沉油不深，长有头发的整个头部都可以露出油面。如果人能够摆出自己更多的德行，他就能浮出油面更高，于是有的人就能够看到其额头，有的人看到其眉毛，或者接着看到眼睛、鼻子、嘴巴、下巴颏，最后连脖颈都会露出油面。由此看来，人在一生中所行之德，即使他过世后也不会白白消失，连尔里克惩罚、诅咒都不是永恒的。上天不会遗忘作孽者的祈祷和侍奉，它和作孽者之祖先一同遣派自己的亚依吾奇到地狱拯救落难中的恩人。亚依吾奇找到恩人和自己保护人的后代后，揪住其发辫（卡尔梅克人梳长辫就是为此原因）就从热油锅中往外拖。亚依吾奇力量的发挥完全取决于作孽者生前德行的大小。如果亚依吾奇能够把亡魂拖出油锅，就用双手把他送到光明的世界。

然而在萨满界没有什么永恒的公正，即使阳间的神，也和阴间的神一样，远不是完全依照伦理原则行事，人们可以收买它们，也可以通过美味佳肴（供品）

左右它们；当它们得到丰盛的祭品后，它们就对许多事情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它们见不得人类的富裕，一味地索取供品。因此，为了使阳间和阴间的诸神保持经常的联系，就需要有特殊功能的人起中介作用，然而这个任务就必须落到萨满家族的身上。

在力大无比的尔里克汗沉入阴间期间，它和它的灵魂都不会到阳间露面，整个宇宙也呈现出神灵所创造的稳定秩序，并保持到世界的末日；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同样也会有终结。当世界末日来临之时：

漆黑的大地燃烧起来，
成千上万的人倒下去，
河中血浪滚滚，
高山崩裂翻动，
悬崖隆隆倾倒，
天穹雷鸣震荡！
海洋开始后浪追前浪，
于是海底露出，
从海底露出九块青石；
从每块石头中，
钻出来铁骑兵；
力大无比的铁骑兵，
骑上九匹骏马。
马的前蹄上，
握着闪闪发光的九把利剑；
马的后蹄上，
拿着亮光闪耀的九把长矛。
飞奔的马匹遇到树木，
树木要倒下；
遇到生灵，
生灵要毙命。
开拉汗、神灵、父亲，
您是这个世界的造主，
您把耳朵捂起来的时候，
听不到人们的呼唤，
这时萨里玛苦苦哀求，
曼德什尔的帮助，
他却不答应。
他又哀求买塔拉，
买塔拉又沉默不语。
此时尔里克的两名骑士，
卡兰勇士和克列勇士，
从地上站起来。
向两位勇士冲上去的，
是买塔拉和曼德什尔，
买塔拉的鲜血。
燃烧了大地。

将来某时世界的末日就是如此。

这就是信仰萨满教的阿尔泰突厥部落对宇宙理解的基本轮廓。我们对他们的信仰情况，不可能描绘得比这更细腻。如果要论述具体细节，我们将会遇到，要么是完全否定⁽¹⁷⁾，要么是得到甚至歪曲基本情况的自相矛盾的材料。

就是在这份草稿中，我们已经发现有不少受到邻近各民族神话传说影响的资料。自然界力量的人格化和幻想，往往出现过分渲染的现象，这种假设构筑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人类的生存始终处于两种自相矛盾着的状态——光明和黑暗之间的影响之下。前者当然是在上层的天穹，从那里万能的太阳发送能够温暖寒冷的大地以及创造一切生命的阳光；甚至夜晚月亮和星辰发出的柔和光线都能冲淡笼罩大地的黑暗。而后者则生活在黑暗寒冷冻僵了的地底下层里。它一旦出现，伴随的便是夜晚的黑暗，消灭一切生命的寒冷，使人的躯体的僵硬并坠入黑暗世界死亡。

处于这两种强大无比势力之间的，是对人类最亲近、充满生活气息的大地表面。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器官感觉大地的存在，而人类本身就是这种存在的一部分。大地——亚尔苏通过自己的十七座大山和十七条大海，给予人类以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一切，即给予充足的粮食、衣物和住所。大地对人类如此接近，使人类毫无顾忌地与它交往。所以，人人向亚尔苏祭供佳肴，以表达自己的崇敬和感激之情；人人都可以毫不费劲地用歌词和演说颂扬亚尔苏。人们每通过一险要的山隘或急河险流，都要向当地神灵鄂博⁽¹⁸⁾上放一块石头或在圣树上挂上布条。然而大地的性情也同人类生活一样，变化多端，也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所以它也不可能始终以自己的德行成为人类生存和命运的可靠依托。因此，人类更加崇拜那些自己的能力所达不到，既统治着整个人类，也同样左右着大地的光明和黑暗势力。然而这种势力如此强大无比，它们的显现如此不可捉摸，以至人类不敢与其直接交往。为此，人类就向已在神灵世界与神灵同生共存并已经很熟悉其习性的已亡故的祖先求救。只有他们才有力量将人类从困难中解救出来。

人类懂得光明势力要比黑暗势力强。人类对那些一切善良、日益丰富的恩赐，接受起来似乎不加思索，但一旦灾难临头，在经受痛苦和困难的时候，他很自然地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对立力量，而不是友好的势力。人类因对永远不得安宁的黑暗势力的恐惧，迫使他们寻找一种能够预先探知恶魔的阴谋诡计、避免遭灾或将灾祸引向他处的办法。他们认为这种办法只有在威力无比的萨满协助下才能找到。萨满可以通过已故先祖作为中介与地狱世界直接交往，并祭供讨好，满足其所求，以避免人类遭受灾难。萨满教通过萨满巫术与黑暗势力保持友善关系的作法，对邻居俄罗斯民族产生了一种似乎这是魔鬼宗教⁽¹⁹⁾的影响。

萨满教与其他宗教的不同之点是：现今的活着的人能够和早已故去的先祖保持密切联系。对这种联系的可靠的信念，常常促使人们向先祖膜拜和祈祷。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与自己已故先祖能够保持密切来往的人，才可以成为祭司和萨满。换句话说，也就是只有特定的家族才可能成为传承的萨满。

由此可见，萨满的力量、萨满的巫术均由其先祖授予。借助先祖射放出来的力量，萨满能够击鼓摇铃和唱诵致词来召唤；先祖和神灵协助其将自己的灵魂从躯体上分离后遣送到光明世界或黑暗世界中去。

关于萨满教的凡人与神界的使者——萨满，突厥各部族称其为卡木。他举行各种祈祷仪式，如招魂、驱除屋中的阴魂、念咒语等。他又是一个大夫和风水先卜者。因此，能力无比的萨满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信誉，然而对他的恐惧感却远远超过了对他的崇敬和爱戴。

具备萨满条件，掌握萨满知识，如上所提，都是萨满父亲传给儿子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由父亲传给女儿^{〔20〕}。在这种情况下，即将成为萨满的人，往往是既未受过父亲的传授，也未听过他的言教，即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萨满的威力如同瘟疫突然占据其全身。这种因先祖的神力而该成为萨满的人，突感浑身上下无力，四肢疲惫不堪，而且全身颤抖不止。他不由自主地总是打哈欠，胸闷；有什么东西使他大声喊叫；全身出冷汗，双眼转个不止；他突然着了魔似地跳将起来，汗水淋漓，如癫痫发作，在抽搐和痉挛中满地转圈不止；他的肢体失去感觉，双手四处乱抓，并把抓到的一切毫无意识地吞吃，如吞吃和乱抓烧红的铁块、铁刀、铁钉、斧头等。然而其身体不致任何损伤。等过一段时间后，随着打嗝将吞下的东西都吐将出来（不用说，这些都是听说的，提供材料的人虽都很可靠，但一旦有迷信成分，它们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很难确定，在这里谁受了谁的骗，也很有可能都是情愿自欺欺人或故意欺人）。

这种磨难一直到此人拿起萨满铃鼓并开始跳神舞时为止。只有此时，这个人的身体才获平静。这算是他接受了先祖的力量。此时他别无他法，只好行萨满礼。如果他违抗先祖旨意而拒绝当萨满，他将遭受更大的折磨，使他到后来失去一切精神力量，也就是说要变成痴呆，对一切毫无反应，或者发展成狂躁性精神病者，并且往往以自尽或癫痫大发作死亡^{〔21〕}而告终。

由此看来，萨满的力量和技艺只有在跳神时才能发挥出来，而要跳神，有时要举行祭祀仪式，有时则不举行。

阿尔泰萨满的跳神服与平时的服饰并无多大差别。一般身穿开胸服，并前挂皮毛护胸，头戴插松鸡毛的红帽。居住在阿尔泰北部地区的切尔尼夫鞑靼、硕尔次和铁列吾特的萨满，一般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服饰，而是只穿平时的服装。居住在森林地带的通古斯和东西伯利亚其他民族的萨满却相反，他们的衣服背上、胸前和袖子上都饰有许多象征各种动物的铁质挂物。这些饰物，在萨满跳神时因相互撞击而发出强有力的响声。

服装，对萨满的跳神没有什么影响，但称为萨满铃鼓的作用却非同一般，没有铃鼓，跳神就没有声势。在举行唱祷神歌、颂词之类的赞美活动中，萨满可以不用铃鼓。

萨满神鼓（铜鼓儿或铜）的基本形状如下：将一个三四英寸宽的木板圈成椭圆形或不完全正圆的形状，其直径约为一俄尺，用熟马皮或鹿皮将此木缘像鼓一样包起来，同时将圆圈的表面也都包裹起来。在铃鼓的里面，沿中心线钉一根木制手柄。木柄像个微伸开双手的人，并称之为铜鼓之主（铜鼓儿阿吉），有时也有细刻的手柄，但在多数情况下是一根光滑的木棍，上端固定有带眼的大纽扣“脑袋”；下端是两根向手柄对角靠拢的圆柱棍，表示两条腿。铜鼓儿阿吉的“双手”稍低于“脑袋”、在手柄的垂直方向有根用绳索拉紧的脊索。其上面钉有击鼓时能够发出强烈声响的各种铁条和铁铃，除这些饰物外，在手柄上还挂有向先祖敬献的许多或红或蓝的布条。萨满神鼓的正面画有红色图案。这些图案虽粗糙，但很清晰：上面部分表示天穹，在中闻明显能看到日月，其上面是众多星辰；下面画的是大地，两边都能清晰地看到树木、两手张开而倒下来的人、骑士、野兽和鸟类。他们给我解释的是：马是祭品，鸟是鹅和鹰，而骑士是萨满，树木应该表示向神灵祈献的桦树（索莫）。萨满用左手抓铃鼓的把，右手持称为鄂尔布の木槌。这种木槌连同把手长约四五英尺，一般刻有艺术花纹。木槌表面平光，宽约2英寸，上面包有毡子：为了使击鼓时声音更加郁闷，在其上面还缠有貂皮或鼬皮或兔皮。

在上述一切祭祀活动中，都要进行萨满跳神击鼓仪式。萨满只是户主邀请并馈赠一定的礼品后才来为其服务。因为这种跳神往往与献祭品的祭祀仪式有关，所以，非不到某个家庭成员染病或死亡，或发生威胁牲畜生命安全的流行病，或遭到莫大的天灾人祸的情况下是不会请萨满的。萨满被某家请来后，先向先祖进行简单祈求，以求解病因等。然后向众人宣布求解的病因，确定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要不要祭送祭品，向何种神祇祭祀，最后才确定送些什么祭品。在此之后，萨满便告知户主祭品的颜色或牺牲该具备的其他特征，以求祭品被神祇顺利接受并祈求跳神能够成功。向尔里克汗敬献的祭牲就在遇难的当地，也就是在帐篷里或者是在死者的墓地宰杀，并向白乌尔肯汗也要单独敬献，尽可能在新帐篷附近的桦树林中进行祭祀。在进行这类祭祀活动时，只有男性才能参加，送祭品的也只能是男萨满。祭祀仪式中的进餐，男女两性都能参加；未婚女性可以直接参与现场，而已婚妇女则只能从远处观看。要取得咒语的详细资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直接威胁到资料提供者的切身利益。这类资料的唯一详细记录稿保存者为40年代开始进行工作的阿尔泰传教士团，然而1861年他们未让我看。1870年传教士维尔毕斯基⁽²²⁾在托木斯克报纸上公布了这些资料。虽然他将全部萨满咒语全文发表了，但歪曲得很厉害，使有些地方根本无法理解，而且不予翻译。因为，如上所述，这是这类资料的唯一稿文，我将以此为据，试述对乌尔肯汗敬供祭品的场面之一，并从这类资料中尽可能准确地译出相应场面的咒语奉献给大家。

这种最为隆重的祭祀仪式，一般分三个阶段来进行，每一阶段占一个晚上时间。

第一天晚上，太阳刚刚落山就开始准备祭祀（塔依尔嘎），选择祭祀的地点，从主人的畜群挑选牺牲，并进行宰杀工作。

萨满本人将某一特定的桦树林选为举行祭祀仪式的地点。他指定的祭祀点，一般都是一块不大的开阔地，并由所有在场的人一起动手用毡子和毛毯建造出崭新的帐房。房中树起一棵长满绿叶的小桦树，并从烟窗穿出树梢。然后将所有树枝都砍去，只留顶部一枝，像旗杆一样，当挂布条用。在桦树的低部用斧子剥去九个能够放脚的踏脚台（塔普特）。举行祭祀仪式的帐房门一般都东开。在帐房门前用桦树皮和树桩围成如牲畜栅栏。栅栏对帐房的部分不能封闭，在此处要树起一根顶端拴有马鬃绳的桦树杆。

向乌尔肯汗敬供的祭牲应为白脸马。当萨满找到这种如意祭牲时，将一只木碗放在马的脊背上，然后抽打，祭牲立刻跳将起来，这时木碗就会翻倒下去，如果碗口扣地，就说明该祭品不中用，如果碗底朝下，说明供品有效；如果祭品是母马，就用其奶汁洗涮祭碗。举行上述仪式时吟唱的祝文如下：

如果祭品中意，
就请他用右眼看看
祭牲！
我敬上一碗，
但如何评估由您决定。
为了表示对我们的善意，
只求他往下瞧一瞧。

萨满亲自指定一人牵着用马鬃绳套着的祭牲。这种牵马人称巴什土特刊克什，意为牵头人，因此，他要参加祭祀仪式的全过程。萨满手持长满叶子的桦树枝，走到祭牲前用力抽打其脊背，用这种方式，萨满从祭牲身上将其灵魂向乌尔

肯汗处驱赶。根据阿尔泰人的信念，与祭牲灵魂一起被驱赶的还有巴什土特刊克什的灵魂，且将祭牲灵魂陪送到乌尔肯汗处。

然后，萨满走到桦树帐房边燃着的火堆旁，将手中的铃鼓在火烟中熏烤，接着坐到火旁地上开始吟唱神歌，向自己的神鼓呼唤，为进行第一阶段跳神的成功向诸神灵求助：

噢，飘浮的轻云来吧，
来压压我的肩膀骨吧！
所有的人们抱着我的双肩，
向我走来吧！
唐萨勒，您是上天之子，
乌尔肯汗之子，噢，克尔戈代！
为了要看，您是我的双眼，
为了要抓，您是我的双手，
如果要走开，您是我的双腿，
如果要绊跤，您是我的脚蹄。
我的右手牵着鄂尔布，
沙沙响着快快向我右手走来！

此后，萨满用变了调的高昂的呻吟声重复人们的答语：阿卡姆艾（啊，萨满，我在这里！）然后，萨满将手中的神鼓向外倾斜，并轻轻摇动，以示看清神灵已被神鼓接住。接着唱道：

带着黄色芦苇权杖，
您骑着黄骏马，
手牵黄绸缰绳，
身披黄绸衫。
刊卡尔特什，乌尔肯汗之子，
到我握着鄂尔布的右手边，
请您来玩一玩。
神灵应声：
阿卡姆艾！（便把他接入神鼓。）
您骑着枣红马驹，
手牵红绸缰绳，
手拉彩虹杖，
克孜乌旦腾格里之父，
沙沙响着，像亚拉玛，
向着我的右手走来吧！

神灵应道：
阿卡姆艾！（便把他接入神鼓中。）
您在雷鸣中摇动，
您在闪电中跳舞，
秋云孕育着雷鸣，
春云孕育着闪电，
那是谁的脚步声，
噢，我的父亲默尔根汗，
沙沙响着，像亚拉玛，

向着我的右手走来吧！

神灵应道：

阿卡姆艾！（也同以往，将灵魂接入神鼓中。）

接着，萨满站起身，慢慢走出帐房，在离开帐房不远处用草叶充满布制的鹅。他骑到这只鹅上，用两只手做出种种激烈动作，好像他在往高处升飞。在此同时，他开始慢慢高声咏唱：

白天之下，

白云之上；

蓝天之下，

蓝云之上。

鸟儿，向天空飞翔吧！

萨满学鹅的声音答道：

乌内盖，嘎克一嘎克！乌内盖，嘎克！

开盖，嘎克一嘎克！开盖，嘎克！

萨满：护住金栅栏！

鹅：乌内盖，嘎克一嘎克！乌内盖，嘎克！

萨满：抓住金绳子！

鹅：乌内盖，嘎克一嘎克！乌内盖，嘎克！

萨满：回首看看过去的月岁！

鹅：乌内盖，嘎克一嘎克！乌内盖，嘎克！

萨满：回首看看白奶湖！

鹅：乌内盖，嘎克一嘎克！乌内盖，嘎克！

萨满：回首看看过去的天日！

鹅：乌内盖，嘎克一嘎克！乌内盖，嘎克！

萨满：回首看看苏罗山！

鹅：乌内盖，嘎克一嘎克！乌内盖，嘎克！

萨满：请他不要为了自己吃，

从苏罗山带食物！

请他不要为了自己喝，

从白奶湖带饮料！

鹅：乌内盖，嘎克一嘎克！乌内盖，嘎克！

开盖，嘎克一嘎克！开盖，嘎克！

听到萨满的这些喊叫，祭牲的灵魂——普拉便开始嘶叫，于是萨满便仿普拉的叫声发出咪阿克、咪阿克、咪阿克的嘶叫声。因为这时祭牲的灵魂要飞去，萨满便骑上鹅去追。当普拉落到地上时，萨满也跟着这样做。萨满丢下飞鹅，赶紧去追捕普拉。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大声呼喊：哎嗨！哎海！也跟着萨满跑出帐房，一起去追捉祭牲魂灵，直至将魂灵赶入屋外栅栏中。此处竖有拴着马鬃绳的桦树杆。这就是看守祭牲灵魂的押禁处（普拉萨克奇）。萨满来到此处，向着看守大声吟唱：

拿起金绳子！

嗨，嗨，嗨！

快快摇起缰绳！

嗨，嗨，嗨！

套上金笼头！

嗨，嗨，嗨！

萨满边唱边飞猛冲入帐房，将神鼓从左肩上打将过去，右手紧握鄂尔布，左手去抓马鬃绳，表示抓到了祭牲的灵魂。此时，萨满发出模仿用绳子套马的脖颈时发出的嘶叫声，并尥蹶子、蹦跳，用一切撕斗的动作表示野马已被逮住。上述萨满从左肩上打过去的神鼓应由在场的某个人接住，如果神鼓落到地上，说明祭牲的魂灵未被捉住而逃跑了，故上述仪式得从头开始。如果普拉被捉到了，萨满令在场的助手协助，将普拉交给他，并说道：

给它安上金马鞍，

给它套上金后鞅，

拉紧金肚带。

然后，递给萨满桦树枝，他用此将普拉从头到尾边熏烟边吟唱：

噢，枣红马，阿拉斯，阿拉斯，阿拉斯！

您是乌尔肯汗的祭牲！

您是神圣乌尔肯汗的祭牲！

阿拉斯，阿拉斯，阿拉斯！

到此，萨满放开骑着的鹅，并吟唱道：

取来苏罗山中的食物，

喝上白奶湖的汁液！

鹅之母，呶呶叫的您，

鸟之母，库尔盖汗；

人之母，安盖汗！

留在人间吧！

向它说：阿唔，阿唔！

叫它说：呀，呀！

等祭牲的魂灵回到帐房之后，萨满借众人之助，将祭牲魂灵引至某个指定地点，开始进行祭祀仪式。萨满便开始隆重宣言：

我向您顶礼膜拜，

用双肩护拥您，

把您敬为祭品，

噢，您，我极幸福的小马驹，

冲向帐顶吧，

冲向九天吧，

轻轻降落在白帷帐之前吧！

降落在乌尔肯汗的帐篷前吧！

竖起前蹄走到白乌尔肯汗前面，

走到其右手跟前，

让他的右眼看到您，

接收对我们的良好宣判。

念完上述宣言（咒文）之后，萨满同部分在场人员一起开始折磨祭牲，直至其殒命。而另一部分人则收拾祈祷地点——塔斯卡克。在此需要四根桦树杆，直径约4俄寸，长4—5俄尺，垂直插入地里，四角呈现出相距约2.5俄尺的方形。然后用横梁将这四根树杆连起来，上面再盖上树枝就变成一个四方形体的底座。

杀祭牲是一种非常骇人的折磨过程。程序如下：让马面向东方，用绳索捆紧其嘴巴，四蹄也同样捆紧。然后在祭牲的脊背后面放一根粗棍，把捆马蹄的绳子

缠到其上面时，一部分人把木棍向下压，另一部分人把缠好的绳头拉紧，这时，马的前腿便向前伸张，后腿向后伸张，尽量与木棍靠拢。经过这番操作过程，自然慢慢使祭牲的脊梁骨断裂成数节，四腿脱位。此外，为了不让鲜血溢流，祭马的耳、鼻、肛等里面，都塞进草叶。

当受尽折磨的白祭马毙命后，把整块马皮连同头颅到四蹄完整地剥下来。只是把舌头拔掉。剥皮时只把脖颈和腹部剖开，而不损坏其他部位，能够把躯体分离出来即可。带颅骨和四蹄的祭马皮称为白达拉。将白达拉搭到一根长12—16俄尺的术杆——土克罗之上，其顶端穿到颅骨孔，马皮脊背搭在木杆中部，于是就出现四蹄往下耷拉形状。在祭祀地点紧挨着的一块地上，插上一根放置土克罗的叉头木桩，于是头朝东方的白达拉就能出现在塔斯卡克上面的高空，只有阿尔泰人的祭品具有这种形状。我可以证明，乌拉尔地区铁列乌特人的白达拉，在塔斯卡克上面安置的姿势呈坐姿。

等把祭牲的躯体与白达拉分离并取出内脏后，开始肢解，但不能伤骨头。要把骨肉分离，也就是把前后两部分分开，然后才解开脊椎骨、肋骨和胸骨。精肉一般要生加工，排骨、后腿、肋骨、胸骨等都在一口大锅里清炖。

分解祭牲必须非常内行才行，因为上面已提及，在任何一块骨头上不能留下丝毫损伤痕迹，故这任务须由行家来完成。把翻看锅中肉的荣耀任务要交给两名特选的信得过的炊事员。等肉煮熟后，切成小块，放到3俄尺长的桦树枝垫子上。这时，萨满端起一只木碗，盛上肉。调以佐料，走到祭祀地点，面朝东，开始向先祖和神灵——帐房的护神祈祷。

萨满首先向巴什土特刊（牵头人）祈祷，口中念念有词：

在月亮的明光下，
在太阳的亮光下，
当旧岁过去时，
当新年来临时，
当岁月换节时，
当秋季丰收时，
当芦花吹走时，
我为了用满缸
美味佳肴，
在此向开拉汗敬上此礼。

然后萨满代替此时向他走过来的户主，向神灵念咒文：

他的旧岁过去了，
他的新年过来了，
他用双肩抱着，
他用头顶顶着！
如果他用双肩持不住，
如果他用头顶顶不住，
就让他受严惩，
并且让他受不完罪，
请收下吧，噢，开拉汗！

萨满把剩余的肉分给户主品尝，然后又分给户主的其他亲戚品尝。这时萨满将空碗转一圈后，从铁列后面扔出去。如果空碗底朝地落下，说明祭品被乌尔肯汗友善地接受；如果底朝天，则说明不吉利，乌尔肯汗不满意祭品。祭祀仪式需

继续进行。

萨满祭神时，有几个人用桦树枝将熟肉托着站在一边。户主割取最好的部位（后腿），奖给萨满。他把大部分精肉割下留给自己，剩下的分给在场的客人，直至把肉吃完。吃时还注意不伤骨头。然后户主又把胸肉敬献给另外一名贵客，客人给自己留小部分后，将大部分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又传给第三个人，如此反复，将肉很快吃净。之后，将所有其他剩余的肉，从骨头上剥下来送到帐房里，以备两天后在此继续进行祭祀仪式时再用。主人将切好的碎肉用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夹起来直接送入在场每位客人嘴中，还将一些碎肉派专人送到邀请而未到的亲戚朋友家中。在此情况下，此人须替主人亲手将肉送到每人嘴中。

帮助宰杀祭牲、安排塔斯卡克和进餐的人都能分到一部分鲜肉，做为礼物。当然，萨满得到的最多。

将吃剩的骨头细心收齐，放在桦树枝条上，然后抬到祭品台（塔斯卡克）上，上面又覆盖桦树枝和桦树叶，并留下当时祭神的供品。如果在祭品台上哪怕是缺少一块骨头，那么都将带来极大的不幸。

次日太阳刚一落山，祭祀仪式再度开始。正是这天才是大祭，也就是祭祀的中心。

这天天一黑，萨满便来到已生好火堆的帐房。他拿起预先煮好的祭肉，首先请神鼓的主人，即此家族萨满力量的化身，并吟念道：

噢，开拉汗，请收下这个吧！

六棱神鼓的主人，

沙沙响着向我走来吧！

如果我喊一声：缺克——请低头！

如果我喊一声：咪！——请收下这个！

然后，他祈请燃烧在这帐房中的火神，也就是象征举行祭祀仪式的户主的力量，说道：

噢，开拉汗，请收下这个吧：

火的三十头之母！

女儿的四十眼之母！

如果我喊一声：缺克！——请低头！

如果我喊一声：咪！——请收下这个！

萨满边吟念边举起茶碗，好像是在端给看不见的客人，然后说好像又来了许多客人。接着萨满把盘中肉切碎分给在场的人，人们便贪婪地吞吃肉块。这种仪式说明，贪吃人代替看不见的神灵在用餐。

然后，萨满在帐房外拉起用彩布装饰的称为索尔土的绳子上挂上九件棉、毛或绸子的衣服。这是户主给乌尔肯汗的祭礼。这些衣服要用桦树烟熏过，同时萨满唱道：

没有一匹马能拉动的祭礼，

阿拉斯，阿拉斯，阿拉斯！

没有一个人能抬得动的祭礼。

阿拉斯，阿拉斯，阿拉斯！

三重领的衣服，

三翻以后再看看它！

骏马的美丽披套，

阿拉斯，阿拉斯，阿拉斯！

至高无上的乌尔肯、快乐的您！

阿拉斯，阿拉斯，阿拉斯！

这时，萨满左手持神鼓，并用烟熏。然后萨满坐在小板凳上，开始慢慢地用木槌击鼓，并以激昂的声音呼唤神灵。每位被召唤的神灵应都对萨满回答：“啊！卡木，哎！”萨满便将它们收入神鼓中。萨满每完成召唤一位神灵的过程，都得用相应的动作将神鼓倾斜一下。首先呼唤的是海之神——亚依克汗，然后是开拉汗，此后是派金汗，还有好多好多，最后是亚伯尔汗。最后的呼唤以如下的词语结束：

请您听听我的祈念，

并请满足我的祈求！

请给予永久的平安吧！

请给予长夜的睡梦！

请给予浓厚的马鬃！

请给予夜晚的平静！

请给予千家的平安！

请给予万户的平和！

请到我右手边玩一玩！

我的右手击打着的木槌在召唤！

说到此，主人走到萨满前面，萨满起座，把户主正好抱在他自己和神鼓之间，并轻轻击鼓唱道：

骑上马向我走来，

不要在山谷中停留！

开开房门，

右膝着地

接我的马鞭，

用我的牙齿解开！

用我的舌头说开！

这时，萨满把抱着的主人放开，向白乌尔肯的家族说道：

万人之父——白乌尔肯！

您是伟大的母亲——特孜汗！

普拉汗的鬃毛如浓云，

你们是他右手边的九女、

左手边的七仙！

美丽的库莱汗，

善良的克斯土汗，

像月亮一样的托斯土汗，

你们都是乌尔肯汗的好女儿！

然后，萨满重新坐到小凳子上，开始向自己的神鼓呼唤较低层次的众多神灵。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祭祀时萨满要上天穹同样也是不可能的，用较简练的祭语呼唤神灵，它们都得向萨满回答：“啊，卡木，哎！”然后进入神鼓中。这类祭语，有些相当冗长，且单调。所以，在此我只是列举这种祭文次序，而省去了正文。

现在，萨满开始呼唤的是马驹鬃毛的套汗，力量无比的曼萨尔汗，尔肯的儿子索吾汗，还有骑着白马、甚至敢和阿克乌尔肯汗比高低的波尔恰汗，最后就是

天不怕地不怕的铁列盖。他跟谁都合不来，放出来的箭能穿山，说出来的话传四海。此后萨满又转向威力无比的大主——阿巴刊和阿尔泰之神：

噢，阿巴刊的英雄，
您身披白裘皮，
您骑着快腿枣红马，
请来帮帮忙！
莫尔多汗，您是力大无比的大主！
在阿巴刊的源头，
在千山峰顶之上，
住的是您莫尔多汗！
请来帮帮忙！
听到了吗 噢，大主！
身挂金铃的那个人，
打翻了六十个英雄的那个人，
去比试箭法的那个人，
您是威力无比的阿尔泰汗！
身挂银铃的那个人，
打败了四十个巨人的那个人，
去参加射箭拼搏的那个人，
您是威力无比的阿尔泰汗！
那个射穿了铁轭的人，
没有一匹马敢来拉运您，
请唱着歌来帮帮我的忙！

此后，萨满以同样的方式还要呼唤其他诸多神灵，如鄂克土汗、普尔刊汗、乌尔肯汗的儿子亚金汗、伟大的克尔戈代和别尔比汗，把它们都一一收入神鼓内。然后以对天鸟玛尔库特的祈祷而结束自己的祭祀：

天鸟，五只玛尔库特，
您有力大无比的铜爪，
铜爪如月亮，
铁嘴也如月亮，
展翅力无比，
尾大如蒲扇；
左翅遮月亮，
右翅遮太阳；
您是九鹰之母，
飞过亚依克您不迷路，
渡过鄂迪勒您不沉没；
请唱着歌来！
到右眼边来玩一玩！
请降落在右肩上！

如此向玛尔库特鸟祈祷后，萨满便模仿鸟的声音大声喊叫：“卡嘎克！卡克、卡克！卡木，哎！”并将双肩稍稍放松，以示神鸟体重难负。然后萨满开始向主人所属的索克（骨头）族护神祈祷。于是属于铁列斯和木内杜斯的人们就向雪雨冰雹神——托太帕彦祈祷。祷语如下：

您是风驰电掣般疾行的冰雹，
击鼓般啪啪响个不停，
您是穆孜干汗的子孙，
您是我的父亲——克木托太
从那月亮升起的地方，
看到的是金子般的文书。
从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看到的是银子般的文书。
您能够遮盖月亮，
您能够遮盖太阳，
您有十二道高台阶，
您有十二层极乐线，
积乐深十三丈。

萨满收入的神灵越多，神鼓击得就越厉害。萨满手中的神鼓现已重得使他开始左右摇晃。最后萨满站起来，在帐房中间的桦树周围转上九圈，然后向房门走去。走到跑道站住，恭恭敬敬地面向门神（好像他就在眼前），下跪低头犹如向自己的神主顶礼膜拜。接着他用鼓缘顶住自己的膝盖骨，开始慢慢击鼓，并用手前后挪动，使神鼓处于活动状态，而萨满则轻轻祈求吟唱：

您是圣明的主人，
我是愚蠢的奴仆；
您是善良宽宏的主人，
我是乞求援助的奴隶。
我该祈求哪个主？
谁个能够帮我的忙？
您是诸神之使，
您是诸君之首，
请您给我派一个向导，
让他给我指指路！
之后，萨满改变声调向门神唱道：
向波尔刊腾格里祈祷，
祈求父亲波尔刊，
大主的指教，
要恭恭敬敬地接收，
要紧跟波尔刊腾格里。

领承门神如此善意的指教之后，萨满从座位上站起，把鼓缘顶到胸前，以九十度膜拜三鞠躬，并唱道：

向您敬礼三拜，
您是善良至高的波尔刊腾格里。
请您为我说句好话！
用双膝支持我吧！
萨满再拜三叩后，细声细语重向门神祈祷说：
在门边好好站！
拿起铜剑！
握紧铜枪！

如果艾纳来，就把它赶出去！
如果恶魔来，就把它打出去！
决不要让恶魔看见什么！
或者让这鬼怪知道什么！
是的，谁的心不净，它绝不敢来！
是的，它不敢来这洁净之地！
决不要让它到这里来！

之后，萨满慢慢站起来，突然将手中的神鼓顶到胸前，发出铁片相互碰撞的巨大声响，并站到帐房中央，精神饱满地开始用右手激烈击鼓，同时，左手也断断续续地拍击神鼓，以加强声响。在此同时，萨满还作出各种激烈的动作，并发出无法明白的喃喃声。这时，户主走到塔普图跟前，萨满用鼓槌轻轻击他，又用木槌的宽面在户主的脊背上划过。这种似乎剜刮什么的动作很明显地说明，是在清除以阿尔泰人的解释附在脊背上的恶神，或者是在割断尔里克的一切影响。此时萨满唱道：

将那射出去的箭，
快快把它抓住，我的能干的使者！
六十年可别返回，
七十载住那远处！
抓住射出去的箭，
快快把它送走，
要比流水还要快！

接着，萨满拥抱男女主人及其子女和近亲。拥抱时，神鼓必须处在被拥抱者的胸前，而木槌在其身后。萨满拥抱的用意，是表示波尔刊腾格里并借助于神鼓中诸神灵的协助，将人们从恶势力导致的一切不幸和灾难中洗涮出来。经过净化的人们各自重新坐到自己的位置，而萨满则迅速走向房门，手持神鼓并用木槌激烈击鼓，以驱赶从主人及其亲属身上洗涮下来的魔气。在此同时，萨满吟唱指给魔气离去的路以及不再复返的歌：

缺克，缺克！
径直往前走，不要偏不要倚！
渡过的河，再不要过！
快快飞过石山吧！
接着，萨满边击神鼓边对主人说：
像马头一样的金力量，
将浸透到你的脊梁骨！
像羊头一样的褐色力量，
将浸透到您的脊椎骨！

此时萨满重又走到主人面前，把铃鼓举到他的耳边，用木槌使劲捶击迫使其先祖之魂灵及力量进入其耳中，以使他能够听到萨满的指点和正确理解这些教导。然后，他走向男女主人及其他家属面前，做出似乎给每个人穿戴盔甲和帽子，并快速走向炊炉托鲁边弯腰，手持神鼓做出借助神鼓和木槌的协助快速从地下托鲁下面拿上什么的样子，在神鼓的敲击声和大声叫喊声中，萨满的这种活动进行得出奇迅速和准确。看到这些，小孩和胆怯的人们纷纷离开现场，而萨满却越来越激动，越来越兴奋，跳蹦不止，只要观看的人不慎越出界限探望就要遭到萨满的脚踢。萨满抓到托鲁后，急忙站到塔普图的第一阶，高高举起神鼓并用木槌使

劲捶击，在可怕的响声中大声叫喊：缺克，缺克 用此一切举动表明他正在升天：

高，高，向上！

托鲁，不能带人的托鲁。

高，高，向上！

托鲁和他，他带着托鲁，

骏马和骑士。

高，高，向上！

金绳和金塔斯卡克，

金床、金竿。

高，高，向上！

此后，萨满走下塔普图的第一阶，急忙坐到地下使劲敲击神鼓使之发出巨响，最后又重击三次站起来大声叫喊：“看吧！我把它打着了！”然后他疯狂地捶击神鼓，大喊大叫地围绕塔普图和炉灶打转，以表现出他已上了天的兴奋，并仿效这里打起了雷，边击神鼓边大喊：

沙嘎尔巴塔！

沙嘎尔巴塔！

沙嘎尔巴塔！

接着他向象征祭牲灵魂（普拉）的放在凳子上的鞍（垫）猛跑过去，并坐到上面叫道：

我已经上了一阶，

哎嗨！哎嗨！

我已经到了第一层，

沙嘎尔巴塔！

我已经上了塔普图的头，

沙嘎尔巴塔！

我已经上到了月亮，

沙嘎尔巴塔！

至此，萨满越来越神魂颠倒，跳得也更高，神鼓也敲得更响。他现在准备上第二层天穹，这时他对祭牲说：

请你面向青天！

让你的脚跳起来吧！

在闪电中，在雷雨下，

快快跑向乌尔肯，跑向父亲布尔刊，

跑向青天主！

巴什图特刊（牵头人）附在普拉的灵魂，对这种召唤，用萨满变了调的声音替其答道：

通向乌尔肯的道路艰难哟！

啊，哧，哧！

萨满：放开普拉的缰绳吧！

巴什图特刊：通向乌尔肯的路道好险哟！

萨满：不要抓普拉的脸！

正在如此追逐普拉和巴什图特刊时，萨满又一次绕过塔普图之后突然停下来，将脚放到第二个台阶上，然后坐在地上，使劲敲击神鼓，以示他穿过了第二重天，并大声喊道：

我已经打通了第二基地，
到达了第二层。
看，这不是废墟中的基地吗？
接着，萨满又仿效打雷的声音唱道：
沙嘎尔巴塔！沙嘎尔巴塔！
我已经上了两个台阶！
沙嘎尔巴塔！
我已经到了第二层，
沙嘎尔巴塔！
我已经到了塔普图的头上，
沙嘎尔巴塔！
我已经到了月亮上，
沙嘎尔巴塔！

萨满在追逐普拉和巴什图特刊时，做出和以前完全一样的动作，也念和以前一样的祭文。他现在以同样的程序准备上第三重天（但此时象征已打通）。到了三重天，祭牲开始疲劳，于是骑士将其完全交给巴什图特刊支配，将其慢慢往前赶。而萨满为了追逐已在先前启程的普拉和巴什图特刊，呼唤飞鹅，以便他骑上追逐。他用这样的词语呼唤飞鹅：

它就是在亚依克没有迷路的那个，
就是你——尖嘴鹅！
乌内盖！嘎克，嘎克！乌内盖！嘎克！
谁在鄂地勒不疲劳，
就是你——尖嘴鹅！
乌内盖！嘎克，嘎克！乌内盖！嘎克！
现在唱着歌向我飞来吧！
到右眼前来玩一玩！
落到我的右肩上！
萨满变调模仿鹅叫：
卡嘎克，卡嘎克！萨满我在这里！

接着，萨满站起来，做出骑鹅的样子，然后慢慢往前走，轻声唱着，用手做出鹅展翅飞翔的样子。这时他勉强敲击神鼓。在他做出骑鹅飞去的样子时，他用动作表示这种骑鹅旅途非常艰险，脸上也装出各种各样表示疲惫不堪的样子。

展开右翅！
昂，昂，昂！
曲下左翅！
昂，昂，昂！
收起翅骨！
昂，昂，昂！
拍击双翅！
昂，昂，昂！
挥动双翅！
向高天飞去！
昂，昂，昂！
比白云还高，

那就是白天，
昂，昂，昂！
在广阔的蓝天深处，
能见月光道，
昂，昂，昂！
在广阔的蓝天深处，
比青云还高，
昂，昂，昂！
噢，我亲爱的白马，
请告诉，我何时能追上你？
昂，昂，昂！

萨满一边向陪随普拉的人们喊叫着：哈！哈！一边用变了调的声音应答：噢！噢！卡木——哎！最后萨满追上普拉后，面向巴什图特刊唱歌，把神鼓放到胸前，用木槌轻轻敲着，模仿鹅叫说道：

你骑着马
到这里，一路还好吧？
乌内盖，嘎克，嘎克！
乌内盖，嘎克，嘎克！
你们都在托鲁里，请看看吧！
你们都从塔斯卡克来，请看看吧！
你们都骑着马，请看看吧！
你们都带着驹皮绳，请看看吧！
乌内盖，嘎克，嘎克！乌内盖，嘎克，嘎克！
你骑着马
到这里，一路还好吧？
乌内盖，嘎克，嘎克！乌内盖，嘎克！
牵着马头的侍从，
你平安到来了吗？
乌内盖，嘎克，嘎克！乌内盖，嘎克！

为感谢神鹅的周到服侍，并且送来了普鲁和巴什图特刊，萨满在放走神鹅时唱道：

神鹅，到白奶湖饮水！
到苏鲁山寻食！
神鹅，要永远听从我的召唤！
如果我叫声“哈”，你也说声“哈”！
如果我喊声“啊唔”，你也得叫“啊唔”！
你得永远听从我的命令！

萨满在驱赶神鹅、使劲敲击神鼓的同时，不住地发出表示神鹅飞去的含混不清的声音。然后他站起来，全身左右摆动，面向巴什图特刊，把神鼓顶到胸前，高兴地大声唱道：

牵马头的侍从，
你现在大声说吧。
接着萨满仿效巴什图特刊的声音，低声地带哭腔唱道：
我多想回来呀，

我的父亲——萨满！
我的脊椎骨多么疼啊，
我的父亲——萨满！
我的肋骨多么疼啊，
我的父亲——萨满！
我的骨头都散了架，
我的父亲——萨满！
互相都连不起来，
我的父亲——萨满！
我的眼珠从眼眶里暴了出来，
我的父亲——萨满！
看吧，我的妻子落在后面了，
我的父亲——萨满！
还有养育我的父亲也落在后面了，
我的父亲——萨满！
最好不要让我见这个地方，
我的父亲——萨满！
也不要让我走这条路，
我的父亲——萨满！
我想回来，
我的父亲——萨满！
我想回到自己的帐房，
我的父亲——萨满！
至此，萨满把神鼓贴紧胸口，使劲敲击，并用自己的口气严肃地说：
请让我看看乌尔肯的胸口！
请让我见见他！
啊，霍一霍！霍一霍！
萨满继续用巴什图特刊的哭腔说道：
我说不想来，
我的父亲——萨满！
我说，我有母亲，
我的父亲——萨满！
看吧，他叫母亲来看我，
我的父亲——萨满！
她说，给你送来了肉，
我的父亲——萨满！
我是到这里来拿肉的，
我的父亲——萨满！
看吧，四蹄都受了伤，
伤得好重啊！
呜！呜！呜！（哭）
咪！咪！咪！
脚全磨破了！
呜！呜！呜！

脖颈也磨出了血，
我的父亲——萨满！

巴什图特刊用这种办法证实自己之后，萨满停下来，不再继续行进。经他仔细观察之后，向在场的听众介绍他在天穹第三层的所见所闻。这些见闻往往都是人们想知道而与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消息：未来的天气，威胁人们身心健康的疾病和瘟疫；或者他在那里碰到了另外一个萨满以及他说了一些什么，或者他知道了些什么；再就是宣告些近邻面临的灾难和周围人们所举行的祭祀，等等。如果天即将要下雪，他就会说道：

看吧，桦树梢低下来了，
耷拉得好低好低，
白云降落下来，
雷电闪闪四处发光，
到处白霜一层。
如果开始化雪，他就会这样说：
看吧，桦树梢耷拉下来了，
树梢蒙上了黄黄一层。
如果来暴风雨，他就会大声喊叫：
卡拉舒鲁拿着六根粗杆，
往下降落下来，
有脚的也跑不掉，
有爪的也躲不掉！

类似这样的预言萨满不仅可以在此处发表，而且可以在天穹的任何一层，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说，只要他认为这是必要的话。

等巴什图特刊哭完平静下来之后，他向萨满说：

好，我现在就继续赶路，
想带走阿克乌尔肯之女！

说到此处，萨满再次打断巴什图特刊的话，以萨满的侍从卡拉库什（黑鸟）的名义用变了调的声音向其乞求要烟斗：

我现在看到白烟了，
只有一天的路程，
一个月的路程，
我的眼睛也能看到烟云。
你的三节接头的烟斗，
巴什图特刊，请你给我一下。

巴什图特刊将烟斗递给卡拉库什。但是手拿烟斗的萨满胆怯地细细观看着，用两个手指慢慢翻来翻去，好像烟斗会咬他一口似的。这时他突然将它高高举起继续观看，然后学马打响喷嚏大喊：奇吉里克！萨满一手举着烟斗装作巴什图特刊，并用卡拉库什的声音唱道：

做好了黑色铠甲，
还有环甲，
黑犬有金耳朵，
多么不幸 它伸腰躺着。
它舔舔鼻子又舔舔嘴，
噢，卡拉库什！你听到了吗？

不是我在拉，而是它，
奇吉里克！奇吉里克！

此后，萨满接过好像是巴什图特刊给他的烟斗，并且他就是卡拉库什一样手都不碰烟斗地将它抽了起来，一边喊着：啊唔！啊唔！啊唔！把烟斗丢掉，一脚蹬上第四阶塔普图唱道：

我向塔普图的顶峰攀登，
这不就是我登上了月亮吗？
我已经上到了第四层，
天主会恩赐我的。

萨满重新蹦跳以后，坐到地下，接着和前面所为一样，开始打开分裂第三和第四层天穹的地面，并绕炉灶跑四圈后又开始装扮成雷电唱道：

哎，嗨，嗨！
沙嘎尔巴塔，沙嘎尔巴塔！
我凿穿了四层天穹，
我动摇了天穹，升到了天穹，
沙嘎尔巴塔，沙嘎尔巴塔！
白天或月光下，
给人们恩赐吧！
沙嘎尔巴塔！
你是我的赶路马，
沙嘎尔巴塔！
你和天主并肩追逐，
沙嘎尔巴塔！

萨满再度表示对巴什图特刊的不满，而巴什图特刊用哭腔答道：
阳光多么灿烂的地方！
多么美妙的地方！
我多么希望生活在这里！
我愿一生渡过在这里！
山上有茂密的森林，
林中有各种鸟禽，
我宁愿愉快地生活在这里！
我不愿从这里回到家中，
我的父亲——萨满！

在第四层天穹，萨满伪装成卡拉库什去捕捉杜鹃。在这里，萨满学着从远处传来的杜鹃叫声，然后越来越大声喊叫：咕！咕！咕！萨满装扮成卡拉库什的替身，将右手搭到眼睛上，上下左右仔细观察。然而，他的这一切努力均不起作用，他仍找不到杜鹃，擦擦眼睛唱道：

噢，卡拉库什，你多么不幸！
它要么上了天！
要么入了地！
我有枪，
我本想射中它，
正中它的体中心。
它在桦树上，

或在塔普图顶上！

为了装扮成卡拉库什在举枪射击，萨满将神鼓举到眼睛的水平线上，使其刚好能看到在鼓面上绷紧的兽皮并能在其表面使劲敲打，在如此击打的同时，萨满还要模仿出“啊唔”的射击声音。然后，单腿踏上第五阶并唱道：

看吧，我已经登上第五阶塔普图了，

上到了五层高处，

我已经到达了月亮，

噢，天主恩赐我们吧！

萨满从台阶上跳下来以后，进入完全疯狂状态，绕炉灶跑上五圈，击打神鼓，大声喊叫“沙嘎尔巴塔”并模仿雷电，好似穿梭在天穹的第五层。

在天穹第五层居住的是威力无比的造物主亚依吾奇，萨满现在开始向它乞求，轻轻而庄重地敲击着神鼓，细声唱道：

哎啊，嗨！嗨！嗨！

你是乌尔肯汗的儿子克尔戈代，

你是阿达木汗的儿子布尔刊汗，

你是天之子阿金汗，

用赞歌来扶持我吧，

请你帮帮我！

请在门口等等我！

哎啊，嗨！嗨！嗨！

现在萨满算是到了亚依吾奇的家门，他赶紧进门，以庄重而敬慕的声音边击鼓边轻声唱道：

在天穹第五层的亚依吾奇，

净化脏物的牛奶湖，

能割脐带的塔普开，

我衷心祈祷你，亚依吾奇天主！

对这种乞求，萨满替亚依吾奇以傲慢的口气厉声答道：

告诉我，是谁派你来的？

你是谁的后代？

凡是人都有自己的姓名，

凡是野兽都有其嘴脸，

告诉我，你的姓名和来路！

谁有翅就会飞，

谁有蹄就会跑，

甲虫爬行靠的是嗅觉，

你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啊，啊，依！啊，依！

萨满听到亚依吾奇发怒的答语，好像非常害怕地提防着向后闪开，稍稍平静后，便小步慢慢往前挪动，边深深鞠着躬，说道：

听我说，亚依吾奇，我向你乞求！

亚依吾奇厉声打断其祈求：

啊！啊！依！

这时，萨满立刻停下来，而亚依吾奇仍继续气愤地说道：
你打开了我的房门，

在我耳边嚷个不停，
又在我右脚板上抓痒痒，
啊，啊，依！啊，依！

萨满再次温和地走过去，请求他听完其祈求，但是亚依吾奇又打断他的话，
问道：

告诉我，是谁派你来的？
是谁的后代？

萨满一边低头致敬，一边将神鼓顶到胸前一一答复说：

我能由谁派来呢？

我会是谁的后代呢？

噢，我的父亲，亚依吾奇天主，

噢，我的母亲，亚依吾奇天主。

我出身于卡拉卡玛，

我是伟大卡玛的后代，

也是特斯土卡玛的后代，

还有就是乌奇克奇的后代，

也就是预言家的后代，

所以，伟大的亚依吾奇，

请你听完我的祈求，

我来到你的家，

为的是求求你，

又请你听听我的问题，

向你表表敬意；

我出身于卡玛确木确家族，

是卡玛萨尔嘎的后代，

向乌尔肯汗致赞歌。

请承认我的神鼓，

请听听我的祈求，噢，亚依吾奇！

萨满再次深深低头致敬之后，亚依吾奇恭敬地接收他，并和他一起来到家中，
萨满从和亚依吾奇的交谈中得知不少关于现在和将来的消息，萨满无权将这一切
都一一告知所有在场的人，他只是含糊不清地自语着。萨满能够明确宣扬的只有
其中的一部分。这就是他首先向幼子转告的亚依吾奇的话：

我造化了此孩，

他将有穿不完的衣服，

他将在山坡上种地，

他的马驹的缰绳会很长很长的，

他的身子骨将会变得很宽很宽，

将会有一天，

他会有很多很多的马群，

他的帐房也将住满人丁。

接着萨满向次子转告亚依吾奇的话：

天主造化了他，

他生有不宽的脸面，

双肩也不算很宽，

但愿你长寿！
你的日子还多着呢！
让它充满着力量吧！
他的长衣可以当铠甲用，
他射的箭能穿过星星，
胜利永远属于他。
他的敌群将像狗一样号叫着死去，
像羊咩咩叫着死去。
最后，萨满向长子转告说：
我造化了此孩，
已有二十五载。
自从我造化以来，
他从四面八方，
正在收集财宝，
他同样也会恩赐于四方；
他不会遭一句责语，
从前面求他的，
不会从背后打他一捧；
愿他再活四十年，
不会有人向他胸部放箭，
也不会有人掐他的脖子，
也不要与恶魔交往！
对人要和善，
要做大衣上的纽扣，
再活五十年没有问题！

这类预言开始时，家人纷纷将各自的帽子抛向神鼓。每说一道预言，萨满都将神鼓稍许举起用木槌敲击。如果萨满所述说的是不吉利的预言，那么帽子就会落到地下；如果是吉利的，那么被说的人赶紧将帽子接过并且要握紧，不让已降临的幸福跑掉。等这些占卜全部结束之后，萨满再向亚依吾奇祈求道：

亚依吾奇，听听我的祈求，

用右眼看看我，

向我行行善！

在萨满攀登天穹第四、五层之际，普拉已算休息好，要求萨满给喝一点水：

在这阳光灿烂的地方，

有着美好的水源，

现已展现在我眼前。

噢，萨满！

咪啊克，咪阿克，咪阿克！

萨满伪称巴什图特刊，拿起水盆，打着口哨，让普拉喝水。同时萨满又伪做普拉，大声发出鼾声，踢脚，但最后还是把水喝完。普拉喝完水，用嘴将水盆连同神鼓抛向高空，然后以巴什图特刊的身分接上并用槐树烟熏之。

接着，萨满开始登第六层天。等他上完六层之后，他仍唱上述祈祷歌，要绕炉灶跑六圈。天穹六层住的是月亮，萨满向其鞠躬致意，并唱道：

听听我的祈求！

听听我的祈求！

天穹六层的父亲——月亮！

听到我的乞求了吧？

说完这些，萨满急忙如疯似狂绕塔普图跑三圈，并面向东叩三头。然后，他突然发现，兔子已跑掉，他立即派侍从库鲁尔达克去追捉：

库鲁尔达克，

你快快去，

在灰色的草丛中，

躲起来的就是灰色的它，

楚吾克！

仔细寻找（也是借助于萨满的各种手势）兔子的库鲁尔达克换成另一腔声调答道：

唉！唉！

兔子躲到两个林中了，

噢，噢，唉，唉！

接着萨满又换成新花样，以嘲笑的态度，学着库鲁尔达克腔调、动作和克列尔岱的声音，向其问道：

铁铁，铁铁，铁铁——铁！

喂，喂，喂！老头！

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耳朵在动，

他身上的毛也在发热。

然后他指普鲁，继续说道：

看吧，他的尾巴在动，

难道你的马不是活的吗？

你怎么了，老头？

喂，喂，喂！老头！

看，那不是兔子吗，在谷中？

躲到草丛中，

楚克，楚吾克！

萨满学着克列尔岱，说到最后一句时，将手中的木槌抛向空中，然后改变姿势和声调，边模仿克列尔岱寻找兔子的样子边说道：

哦，哦，哦！

兔子已经跑出了两个林子，

哦，哦，哦

它已经跑出了第三个林子！

唉，唉，唉！

你千万不要停留在那里！

克列尔岱尽管如此这般发怒，但最终还是逮不到兔子。这时，萨满以同样的方法登上天穹的第七层，并在闪电和雷霆声中穿通天底之后，围着塔普图跑七圈，然后，恭敬地把神鼓贴到胸口，低头向那里的太阳叩拜道：

听听我的祈祷、我的请求：

居住在这里的母亲——太阳！

请听听我的祈祷和请求吧！

用同样的方法重复上述所有场面、各种祈祷、预言、敬拜等等之后，萨满便登上并穿通第八和第九层天宇。萨满法术越高明，他攀登的也越高。有些人还能够登到第十、十一、十二甚至更高的天层，但具有这种力量的人为数不多。等萨满攀登到自己力量所及的最高层后，他便开始呼唤乌尔肯（ulken）汗。萨满这时把神鼓放低，一边用木槌轻轻敲击，一边恭敬地祈祷道：

三个神梯引路的天主，
有三大群牛羊的乌尔肯白，
眼前展现了蓝色的山坡，
又展现了蓝色的天空，
蓝云在此游荡，
蓝天不可攀，
白天不可登。
到达水源有一年的路，
再三高升的父亲——乌尔肯，
月牙刀砍不倒他，
他有的是千里马蹄。
所有在我的周围嚷嚷的人们，
都是，乌尔肯，为你所造化！
乌尔肯，你同样造化了所有牲畜，
请不要让我们遭受灾难！
让我们战胜恶魔吧！
请不要让克尔莫斯看见我们！
请不要把我们交给它！
千次百次翻转过，
满是星星天空的你，
请不要惩罚我们的罪孽！

萨满可以向乌尔肯探知祭祀顺利与否。他同样也可以探知天气会不会变、歉收年或荒年，还有乌尔肯还要不要祭品，究竟要什么样的等等，最确切的消息。说到最后一种要求，萨满一般都会明确指出某一应该进行祭祀的户主，而且会指出祭畜的毛色和外表等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萨满都会视自己的利益而行事，因为所指牲畜的主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避免完不成乌尔肯汗要求的事情发生。

萨满和乌尔肯交换之后，进入极度激动的状态，直到最后完全疲惫倒下。这时，巴什图特刊出来，从他手中拿下神鼓和木槌。萨满用手指在神鼓上弹三下，摇着头做出用手敲击神鼓的动作，自言自语地唱道：“啊，啊，啊，啊！咿，咿，咿，咿，咿！”就这样，慢慢平静下来，最后一动不动地躺着。一段时间内，帐房中仍充满着宁静。这时萨满擦揉眼睛，理理头发，伸伸腿，并挤干被汗水湿透的衬衫，然后慢慢抬头观看四周并向观众问候：阿参萨拉木、阿参萨拉木（23）（asan—salami asan—salami）。

一般情况下，这种祭祀仪式都以这个第二场祭奠仪式作结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祭奠还会引出第三夜的仪式，尤其是比较富裕的人家更是如此。第三场祭祀完全是一种祭酒和狂饮仪式，这时能饮掉大皮囊大皮囊的库梅斯（一种马奶酒）、奶酒，北方人（铁列吾特和硕尔斯人）还有大麦酒。

这种狂饮活动的饮料，早在建造祭祀帐房之前就开始酿造，但竟无一人在第二场祭祀仪式结束之前敢动。只是到第二场仪式开始之后，这些饮料才送到房中

祭奠。这种祭祀所需要的一切都由妇女们准备。她们铺设房中的地毯，第三天太阳刚落山即点燃塔普图神火等。

然后，从举行祭祀仪式的地方拿来 9—12 把桦木长柄勺，并在同样数量的中国制造木碗中盛满酸奶放到神火四周。每碗酸奶需由一人看守。这要从门口往右排列，领头的为萨满，其后为巴什图特刊、户主，其后是近来家中无亡故的邻居长辈。

每个站在碗背后的人，要从碗中舀出些酸奶，随着“切克”的叫喊声将其洒向塔普图的方向。这种叫喊和饮酒仪式要重复三次，然后所有参加仪式的十二个人都将木勺抛向空中，等这些木勺落地后，要看是怎么落地的：如果是底朝上，那么抛勺人来年将遭受不幸；如果是相反情况，那么说明一切会顺利并会有幸福。此后，将每碗又盛满，而且每个人都急于喝完碗中的饮料。萨满喝完自己碗中的奶酒，将碗扔出门外，根据酒碗落地的情况判断（和木勺一样）举行祭祀人的运气好坏。

这种仪式结束之后，大家的痛饮便开始。所有来客，三五分组围坐到酒囊四周，由户主的一位至亲来款待他们。他们边喝酒，边唱歌，谈笑喊叫不止，大多数人直到失去一切知觉，酩酊大醉后就地倒下睡到第二天早晨才醒来。这种醉酒不认为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而被认为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同时应该指出，妇女们都知趣，她们都会很好照料失去知觉的那些男人。对孩子的责任感迫使妇女们不能喝成酩酊大醉。

还应该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萨满都要举行这种形式的祭祀。各不同部族，如硕克（sok）就有各种不同的仪式，但在多数情况下，却取决于萨满本身本领的大小和法术的高低。一般说来，所有祭祀都以已述方法举行。有些萨满祈祷时要闭目，有些则不；有些萨满跳神跳得那样起劲，到后来就倒下像死人一样；还有的萨满跳到那样疯狂程度，到后来只得把他抓住捆起来，这需要好几个人付出很大力气才能办到。被捆起来的萨满还抽动一段时间，并使劲挣扎想解开绳子。只是等到萨满手中的神鼓倒地下之后，他才像死人一样躺着一动不动；还有的萨满就相当文静，能够自己结束祭祀仪式。

每个萨满的祭祀仪式各自不相一致，同样也取决于向谁祭祀。最有区别的就是对尔里克汗的祭祀，但是有关这种祭祀我未能找到任何详细资料。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这样做，萨满害怕会遭到惩罚。

称为净房的仪式，要求萨满的法术最高明。这种仪式要在人死后第四十天举行。所以有钱人家也往往邀请远处有名望的萨满来主持这种仪式。一般都借助于亚依克汗（iayik khan）的协助来进行，所以对他的协助也要予以祭供。当某一家连着发生数次死亡事故的时候，尤其需要举行净房仪式。依据阿尔泰人的观念，亡灵不会马上离家出走，而总是不愿单独离去，往往把家中的另一个人或邻居或牲畜一同带去阴间。亚依克汗能够返送部分所带去的生灵并将亡灵打入阴间，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靠得住的办法就是发大水。

这种亡灵害人的信仰，是与家人和亡灵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有关，这也可以算是萨满教概念的基础。另一方面，这种信仰的产生也与经常吞吃缺乏任何医疗条件的阿尔泰人生命的瘟疫有关。

1860 年 7 月，我本人有机会目睹了这种净房仪式，这种仪式在肯吉（Kengi）湖附近的一家中举行。当时我正在此地，等太阳一落山，我就来到举行这种净房仪式的人家里。当时这里已经聚集约 20 多位应该参加这种仪式的近亲和邻居。这家名叫波波依的主人非常友好地和我打招呼，并引我坐到墙边最为尊贵的位

置。主人向我解释说，几个礼拜以前，他的妻子死去，所以现在从卡图尼请来一位法术高明的萨满来净房。据我发现，在场的这些阿尔泰人，对这种仪式并不持什么特殊的敬拜态度。相反，他们都在那里闲聊和抽烟，并不以为即将举行什么隆重的仪式。

等到夜幕降临之时，离帐房不远处响起了萨满神鼓之咚当声。我走到门口，见到离帐房一百步远的地方，萨满正迈着有节奏的步伐，唱着单调悲戚的歌，不时敲击着神鼓，围着帐房打转。慢慢，萨满打的圈越来越小，直到最后与帐房的外线成了一条线的时候，他便走进了点有大火的房屋。萨满走到火堆前，将手中的神鼓在火上熏烤，使其里外绷紧的鼓皮均能熏上。然后他坐到房门和火堆之间，开始吟唱声音单调而短促的神歌。歌声和不时击打神鼓的声音也都越来越小和越来越柔和，直到最后完全变成一种嚶嚶泣声和哑语声。接着萨满小心翼翼地站起来，轻脚轻步地绕了一圈火堆，大声叫了一声死者的名字，然后向四周观看，好像是在屋中寻找那刚才叫了名字的人。萨满有时学着死者用假音说话，她可怜地请求萨满让她和亲人们留在一起。她说，她害怕那无尽头的使自己不能返回的远路；她是多么想和孩子们留在这里。萨满借着他还未入屋之前已以诸神的威力武装好的神鼓的协助，毫不可怜地将死者的灵魂从这屋角赶到那屋角。只是经过好长时间的寻找和很大的努力，萨满才能将亡灵逮到神鼓和木槌之间，然后用神鼓将其赶到地下。这时萨满的歌调有些提高，但不时被亡灵悲戚的呻吟声所打断。

此后，萨满耍巫术似地将神鼓面朝地拿着，并在其上打击，使其发出似乎从地下传出来的咚咚声，而且神歌的声音也越来越小，最后只变成了喃喃声，因为这时萨满已离开帐房而走上了引亡灵到地狱阴间 乌苏塔尔亚里那(üsütt r y rin)的道路。萨满歌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只变成了勉强能听到的吱吱声。到最后，萨满以强有力的鼓声宣告自己在阴间的到来。然后他开始与自己领来的亡灵在阴间的已故亲人交谈。他们表示不愿接受新来者，于是萨满好言劝说，又是请求，又是祈祷，但一切无济于事。这时他只好拿起酒瓶请亡灵们品尝这人间的活水。他们个个高兴地接受这种款待，并开始高低不齐地大声唱歌，而这种歌声又随着这种饮料所起的作用，越来越不清晰。于是萨满能够趁亡灵们狂饮、乱喊乱叫的吵闹之际将新的亡灵留下。这时萨满的歌声变大，说明他已经离开阴间即将来到人间。一旦到来，萨满便突然跳蹦起来并开始疯狂抽搐，到后来萨满的神歌也变成一种乱喊乱叫，并且萨满做着离奇的动作，满房子乱跳乱蹦，直到最后汗流浹背地、疲惫不堪地倒下不省人事为止。

这种阴火闪耀的离奇场面，对我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使我一直只是关注了萨满，却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在场的所有阿尔泰人同样也深深被吸引住了，他们手中的烟斗也都各个放松下来，一片死寂。

在阴间的跳神形式，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各个萨满同样也有各自不同的跳法。有时不能将亡灵留到阴间；也有时亡灵会从萨满手中逃走回到家中，这时萨满来追它，所以一切得从头开始。如果是萨满请亚依克汗来帮忙，那么阴间的那场欢快狂饮即刻会被洪水冲散，乱成一团，人们四处乱跑，萨满在一边模仿着洪水的狂涛猛浪声，亡灵们祈祷帮助，它们在泣哭，在呻吟。趁这洪水之乱，被亡灵们携来的牲畜或同乡的靈魂才得以返回人间。在举行这种跳神时，有的萨满为了不让阴间亡灵认出来，往往将自己的脸用锅灰抹黑。

祭祀和净房是萨满的基本祭祀活动，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萨满就是在这种活动中才能充分表现自己的法术，只有高明的萨满才能使自己的观众和信徒产生恐惧和信任。这样他才相信萨满的教条是真正神的启示，并以此为指导尽力崇

拜诸神，除此之外的其他萨满活动不再具有多大的意义。任何一个凡人都是可以举行祭祀仪式和祈祷，同样也可以向亚尔苏敬献祭酒。同样也不仅是萨满才能预测天气，得到神的启示等等。在举行生辰、婚丧等项仪式时，萨满一概不参与，只是在预感到不顺，人们希望借助于祭祀不幸时才请萨满来，这时他才进行上述各种活动中的部分仪式。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萨满行为是否真诚；他们对自己的各种祭祀作用有无把握，或者这是否只不过是萨满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在信徒们面前扮演的一场游戏呢

早已受过洗礼的和不久前才接受基督教的阿尔泰人、铁列吾特人，还有俄罗斯人都认为，萨满是通过自己的祭祀确实能完成某些超自然功能的魔鬼的忠实奴仆。这些都反映在由俄罗斯农民和受过洗礼的阿尔泰人所讲述的关于高明萨满的全套历史故事中，例如：萨满如何对肉体的疼痛无任何感觉以及他们如何用自己的身体做出诸如将烤成火红的吱吱作响的铁块往嘴中送去，而身心却不受损害的等等离奇现象。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萨满对突厥人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样的结论我们还可以从不久前受过洗礼的阿尔泰人身上得到。我还可以证明，确实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的人，一旦得病以后，晚上悄悄请来萨满以其神秘的力量驱除不幸。这证明在深信基督教神力的同时对萨满魔力的信仰同样也是不可摧毁的。

如切瓦尔科夫给我写的自传中（见我的《民俗范本》I 卷）^{〔24〕}所写道的，我对硕尔斯人说：“不要相信萨满的话，那都是谎言。他们不懂得信仰真正的上帝，他们相信魔鬼，并借助于其力量来跳神”。维尔毕斯基传教士在上述一书中的《托木斯克省公报》一文中也提到过如下情况：“萨满教的实质是什么——疾病、精神错乱或者装腔作势 其中的哪一个也不是。最高天主从上天派来天使为的是让其保护人类并为他们造福，那么恶魔要做什么呢 因为它们是无形体的而且是理智的生物，当然它们就不能处于毫无作为的状态之中。毫无争辩地，它们要有所作为，那么这种作为必然就是作孽。他们将自己的罪孽撒到谁的身上呢 物质世界对它们的这种行为不会有什么反映的，因此受它们侵害的唯一对象便是人类。它们就处在人类之中，就像凶狮在大戈壁中的一样，也像强盗一样，到处察视着人类并时刻准备危害他们。它们的直接干涉反映在我们的思想上、意念中和行为上。如果我们有警惕性，可以借以上帝之助和十字架之威力与之进行抗争和把它们驱逐出去。那么一个没有受过洗礼，完全处于其摆布之下的人，借助于什么能够把它赶走呢？”对此，同一个传教士在另一处又说道：“有这种例子，哈萨克人用鞭子抽打都打不醒这种神魂颠倒、死昏过去的萨满。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亲眼所见），当圣者祈祷达到足够程度时，处于死昏状态中的萨满手中的铃鼓突然掉了下来”。我不能放弃将尊敬的传教士的观点逐字逐句、完整地引用到这里，但这不是为了否定他，而是以最明确的方式证明基督教和多神教是如何相互对立的，而基督教又受到了什么样的袒护。作为传教士，他在用魔鬼的出现和恶魔的作为来描写新传教徒的原来宗教信仰时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以此将他自己所说教的十字架展现在比较有利的阐述之中，而且还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宗教改变的优越性。但是如果传教士先生把这段冗文放在自己萨满跳神祭祀仪式概述的结束语的话——祭祀至高无上的天主乌尔肯的时候，萨满恭敬地向圣主低头叩拜，祈祷其行善与同情，乞求保护不要受到恶魔的侵害，而在这种仪式开始之前，他祈求“门神”不要把恶魔放入屋内，以便不让恶魔妨碍萨满的活动或成为祭祀仪式不顺利的直接原因。到时候，这段冗长的话倒真会引出戏剧性的影响。到那时只能和席勒的奥尔良女郎一起说了：

你狐疑我是妖妇，是地狱，
我的盟友……难道调解争端、
谅解误会是地狱的事吗？
从地狱的黑暗中能产生协调吗？〔25〕

我相信，看完祭祀时的咒语及萨满歌，每个读者将会确信，那些可怜的萨满远不像把他们说成的那么坏。他们是自己民族教育思想的代表。萨满咒语的内容反映的同样是其人民在凶恶势力面前的恐惧和祈求神灵帮助的希望。如果把这些都可以这样称谓的话，而这些同样也由物质（无精神）形式表现出来。萨满在各种活动中，也和其他宗教人士一样，真理和虚幻不可分解地融为一体。不用说，萨满自信自己理论的真实和可靠。他当然会进入到近似于失去理智的真正的疯狂和幻觉的昏迷状态之中。这我并不是说，萨满是在这种状态下才跳神的。当然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他也做些公式化的事情，因为这是他的职业的缘故，也完全有可能，他往往将一切都预先计算好，进行得贴切准确，为的只是在祭祀时自己得到一块肥肉。但这丝毫不妨碍萨满确信自己这一举动的实际效果，因为他是一个只有主要由外界意念指挥的大自然的儿子。总之，我并不认为萨满要比其他宗教人士更坏。当然有不少的基督教神职人员照本宣读其空洞无物的公式化的高谈阔论。他们重复教堂预先准备好的神教和仪式，只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并不是为了信仰和崇拜。谁也不会去争论，萨满教要比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三大宗教低一等。但是更公正的是萨满教同样也遵循着一定教育原则〔26〕。

佛教在大多数情况下，破坏了硕音人古代萨满教的信仰〔27〕。我准确地说不出佛教影响的程度及其渗透的结果使萨满教受到削弱的情况，我手头没有足够的资料。对突厥民族起比较大的影响的是我在上述的伊斯兰教，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根除萨满教，尽管如此，我们在个别突厥游牧部落中还能找到明显的过去宗教的痕迹。这方面比较具体的材料，我只能提供哈萨克——吉尔吉斯的情况。

哈萨克人保存有不少可以算做过去萨满教信仰残余的生活习惯。如果将这许许多多神教的习惯都详细论述，将会占去我不少时间。在这里提一下有点像萨满的巴合西〔28〕或巫医也就足够了。虽然毛拉取代了萨满民族宗教头目的地位，但是作为萨满的巫医，巫师和预言家的萨满在民众中仍享有一定的影响。研究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萨满教究竟经过了哪些变化，不能说是无价值的。〔29〕

究其巴合西的外表已不同于虔诚的穆斯林，也就是现在最普通的哈萨克人的外表。哈萨克人都把头剃光，而巴合西只剃头的中间，留五指宽，约3—4俄寸长头发悬挂在两鬓角耳朵边。多神教的这种发式引起狂热的穆斯林教徒的极大厌恶。我曾亲眼见过，有的塔塔尔富人一碰到巴合西就非常厌恶地走开或者向四处吐口水。

在衣着方面，巴合西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们所戴的帽子比别人高，而且上面别有一撮羽毛。代替萨满的神鼓，巴合西用的是提琴的另一种，或者是更接近于大提琴的高约3~4.5英尺的叫科布兹（kobus）的一种乐器。巴合西将这科布兹琴放到前面，就像我们的音乐家将大提琴放在胸前一样，然后用像低音琴的弓子一样的弓子在其上面来回拉。科布兹琴上张有两根用马鬃绳做的弦，在琴头置有许多铁制响物，当巴合西拉琴时便可发出各种响声。除科布兹琴外，巴合西还有一根棍子（asa），上端钉一块四方形小木板，其上又挂有数个小铃铛和铁片。巴合西一般以单调的伴唱拉琴表演（哈萨克巴合西的表演不起任何作用）。然后拿起棍子挥动着乱跳乱吵。在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巴合西一起跳，一个拉琴，一

个又是挥棍又是跳。也有的巴合西跳神什么器具都不用。跳神的时候，巴合西也和萨满一样会神智昏迷，所以也得由几个人护守以避免发生意外，因为巴合西在民众中不再有什么伦理基础，所以看来巴合西比萨满更努力以自己的举动引起大家的恐惧感，所以他跳得非常疯狂，可怕地转动眼睛，咬牙，如疯似狂奔跑、踢脚。他们入神之后所耍的把戏，使哈萨克人每每提及无不惊讶不止。他们给我不止一次地讲述过巴合西如何赤手抓起烧红的铁，往身上扎寸长铁钉，用舌头舔赤热的铁块，赤脚踩烧红的铁，即使踩上去后像倒凉水一样吱吱响也不怕。我曾亲自观看过巴合西的疯狂跳神和表演，但他拒绝了我的做其他动作的要求，他说好像只有当在他的身上真正入神以后才能做到。不用说，巴克西上述表演动作是用来骗人的。除此，巴合西每做什么高难动作时，总是大声喊道：“不要往这边看！不要往这边看！神迷惑了你们的眼睛！”不用说，于是人们只能悄悄看看，而且由于害怕，当然看到的比实际更可怕了。我把人们给我讲的赢得信任的类似故事只能做如此解释。但从人们的一切讲述中我明白了一点：巴克西所要的把戏越可怕，哈萨克人就越尊重他，而且对他的奖赏也就越丰厚。

如果某一个哈萨克人生病又怕自己的生命有危险，而老妇人的医道又不能帮忙，就只好去请巴合西（就是说只有没有受过穆斯林教育的才去叫巴合西，而受过这种教育的人请毛拉并念经）。巴合西先是号病人的脉，同时嘴中（念叨各种含糊不清的词语）念念有词。然后他坐下来，拿起科布兹琴给病人奏各种音乐听，同时巴合西自己也小声伴唱。此后，巴合西摆上库玛拉克（占卜的羊粪蛋），根据它来判断病人得的什么病，要治好需要什么祭品。

巴合西具体指定祭牲，也就是告诉毛色及其他能够辨认祭羊的特征。为证明巴合西的这种预言是正确的，他们告诉我，巴克西如此具体指点的祭羊不是在主人或者起码就在其邻居的羊群中即能找到。我认为，其中，当然是巴合西在自己占卜之前去看过病人的羊群或令其同伙这样做以外别无其他。这样，祭羊最通常的一个特点应该是又肥又大。

祭畜按伊斯兰教的习惯宰杀，巴合西不举行什么仪式。把肉切好，放锅中煮熟后请邻居来进餐。刚把羊宰完，巴合西边祈祷边亲自动手把羊肺割下来，尽快走到病人身边趁肺还热用其打三遍。然后他说是把病已收入羊肺中扔给狗，并看着它全部吃干净为止。

然后，巴合西拿起自己的棍子开始跳一种离奇舞，并进入完全神魂颠倒的状态之中。等巴合西跳完神，所有在场的人，除病人以外都开始进餐。吃饭时，为了奖励巴合西的操劳，将最肥的肉块都敬献给他。此外祭畜的毛皮也属于他。富裕人家赠给巴克西的还有其它礼品，如羊或杜里阿（duria）绸衫。饭后，巴合西便宣布鬼精（джин）告诉他的消息。但这类消息从没有一条是准确或肯定的。如：要是天气在八天之内能放晴，那么病人就会痊愈；要是情况相反，病人就会死亡；或者如果在多少天之内病人死不了，那么他也会痊愈。在到规定期限之前，巴合西始终守在病人身边，并每天举行伴唱的跳神，每次跳神都伴有舞刀子或烧铁的表演，跳神者每受一次肉体折磨，就能减少一份患者的病痛，因为他入神时便能将患者的病引到自己身上。祭牲的骸骨都得仔细剔干净，然后巴合西在其上面绘出各种图案，并用面团捏出各种各样的动物，如骆驼、马、牛、羊和山羊等，把这些都用花线缠好和祭牲骨一块放入一个囊中，巴合西亲自将此囊送至荒野并以各种仪式进行埋葬，任何人不得知道此埋葬地，因为如果谁能找出这些骨骸，那么祭牲人将发生天大的不幸。

还应该补充的是，他们告诉我说，巴合西一般不愿意去治重病，但是他高兴

为轻病跳神表演，有时巴合西甚至向病人宣告他的表演治不了他的病，或者在预期内病能痊愈，那么巴合西将获得一份丰厚的礼物。

巴合西的天资也和萨满的力量一样，在家族中代代相传。但是每个初学的巴合西，都必须向某个有经验的同行长辈学习，只有经过一个相当时间的共同生活，他才能得到师傅的承认。此后他才开始独立行巴合西职。在学徒期间，他必须伴随自己的师傅跳神，要协助他，有时甚至还要替他唱歌或用阿萨敲打。如果在跳神时有两个巴合西，其中必有一个是师傅而另一个是学徒。

相当多的哈萨克人认为巴合西是骗子和招摇撞骗者。但是，大部分却又认为有一种凶恶势力控制着巴合西，一切上述奇象完全是依附其身神力所为。我所见到的巴合西所留下来的影响是用自己的各种把戏蒙骗人的骗子和魔术师而已。在他们的一切举止行动中充满了装腔作势和不自在，在任何场合他们都想把自己装扮成比实际更高明，甚至在日常事务中也把自己装扮成是巴克西。我见过一个巴合西，总是嘴不离虔诚的宗教格言；无论他做什么，如喝茶、闲坐等，他总会大声说：比斯米拉（bismilla）（为了真主）！并且每说一句话总加上：互拉西，比拉希（真主保佑）！其实一般个别年高的哈萨克人才会这样做。很明显，他想用这些名言炫耀自己是虔诚的穆斯林。有的巴合西，却又把自己装扮成精神病者，总是扮着鬼脸，甚至不跳神的时候也好像是被鬼神缠着一样。

我在库伦达记录到了一首巴合西的歌，但是在此我只例举个别段落，因为这首歌本身完全是由不明其意的暗语（30）组成。歌词以向穆斯林的真主——穆罕默德和神意代言人祈祷开始。巴合西用这些方式来表明自己是真正的穆斯林。这点对巴合西很重要，可以认为他是神经病，这无关紧要，只要不说他是异教徒（卡普尔）就行。

噢，真主，我首先求你，
帮帮我们的忙，我们向你祈祷。
给我们吧，我们求求你！
你恩赐给女人孩子吧！
慈善的真主，你宽宏大量！
你首先造了天，
后又造了地。
噢，真主，我首先向你祈祷，
然后我再求穆罕默德；
我们是你的侍从和奴隶，
对信仰的人们，
还有第三个神——天神。
而第四个是哈里发，
然后是八十八个教长，
还有上百上千，
众多的神意代言人，
都是神圣的 Mekki
和神圣的 Medina！

这首乞歌还需要补充类似像阿尔泰人的亚尔苏对几个神主的祈祷，这就是萨满跳神以前要收入其神鼓中的十七位山川卡木神：

你是神圣的成吉思汗！
你们是

红山顶上的仙女！
你们是
牛山顶上的圣牛！
你们是
羊山顶上的圣羊！
还有鹿山上的龙，
从山顶上露了出来；
别克，阿斯特——别克潘的父亲。
他虽未死，我称其为死了。
虽然他不再活了，我称其为还活着。

然后巴合西面向中帐哈萨克部落（也就是他自己所属的阿尔根部落）的先辈祈祷，由此我们看到，现代萨满教特点之一的尊重先祖的古老习惯，在这里同样也有。

他是克克切，是乌瓦卡^{〔31〕}的先祖，
他的英勇无畏我们都知道，
谁知中他箭的有多少，
就是中他枪的又是上千。
卡拉霍加，阿尔根的父亲
阿布莱是部落之首，
曾杀死了卡孜别克；
他是光脚阿孜则，
他向主人投了降。
有四个儿子的托尔艾戈尔，
土尔迪别克是他的叔叔。
他是我母亲的父亲，
是扎嘎尔拜部落的通嘎特。

巴合西祈祷的还有卡拉克则克的先祖库班拜；卡拉克列依的先祖肯德拜；塔斯部落的先祖硕音卡拉；铁尔斯特内巴拉部落的肯特布嘎；巴谢内金部落的先祖布尔鲁拜等。

现在巴合西开始祈祷应该帮助他治病的神灵：

神首先造化的是灵魂，
他们比谁都英明，他们是
肯特布嘎，是灵魂的先祖，
萨拉阿孜班灵魂的父亲。
（萨拉阿孜班，你不要折磨我！）
灵魂的父亲别尔迪拜，
阿尔卡乌是雄伟的灵魂称呼，
天上我有五个灵魂，
用四十把刀在杀我，
用四十根针在戳我，
他们在我的头顶上，
梳起了长长的两根辫，
他们把我交给了魔鬼，
练就了一身非凡的本领，

把我紧紧地绑到了科布兹琴上，
他们叫我祈祷保佑，
他们会在屋里，
杀一黄头祭羊，
他们牢牢缠住了我的躯体，
使我的四肢痉挛。

呼叫了我所不明白的能够唤死复生及人畜兴旺的十个原野和卓与四十位高尚的和卓及其头领卡孜拉特和卓⁽³²⁾之后，巴合西又开始继续跳神吟唱：

我用右手划圈，
向我的左手，
把头贴紧经文，
把头发撒向太阳，
我不知道父亲的影响，
我没有吃过母亲的奶，
我借风力把七只兔赶到了此地，
用的确实是神奇的办法。
七把刀背压着我身，
把我投向七口大锅。
我呼唤着卡木巴尔的灵魂，
向远方的
铁心肠致敬！
给我捎个信吧——铁心肠！
集结起雄伟的队伍吧！
高高举起钢铁的旗帜！
从草原跑来，
现在来了十只狼，
这些狼群中，
有只蓝色的长着六张嘴；
蓝色灵魂的人，
有个孩子叫居玛拜，
克扎拜，蓝色的野猪，
是最狠的灵魂之一，
它紧紧皱着眉头，
和谁都吵架，
你爬在我的双肩，
十一岁时你找到了我。

巴合西未能或者不愿意解释的（尽管我如何详细询问）众多称谓尚有一大串，如：拜卡布尔、克依巴克、卡曼嘎尔、克祖木博特、曼盎、殊卓依等等，在此我不再赘述，以免读者疲惫不堪。最后，巴合西也像哈萨克的其他歌手一样，非常激动地向听众赞颂现今部落头目阿尔肯·斜米帕拉金斯克边区的阿嘎——苏尔坦，并唱道：

现今，军队走在大路上，
在这英雄的队伍中，
有个苏尔坦卡拉别克，

有个头领提拉乌别尔迪，
卡孜阿尔根，是我的依靠，
草原的化身，
你是来自上天的头领的儿子！

根据给我念的这段巴合西的咒文——当然是不完整和不确切的，可以看出，已经失去了萨满教敬拜自然的宗教观念，而且失去任何一种伦理基础之后，变成一种连祈祷人自己都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机械地背诵的公式。然而，尽管如此，过去萨满教的祈祷对召唤地神、山神和祖先神等的习俗却保存了下来，但是其内在的意义不复存在了。

至于说到萨满教曾普遍传播于各突厥民族中这一点，以突厥语称萨满为卡木(kam)一词就可以明确地证明。古代突厥文献——1069年用维吾尔文写成的《福乐智慧》就知道有卡木一词并且瓦木别里这一著作的译文中将该词译为“巫医，预言家”⁽³³⁾，我不能评价这种译法对与与否。这词在《福乐智慧》中出现两次。在第一段是这样说的：

有不少巫医，
能治疯病，
先生你应该求他，
劝说对治病有好处；
如果是卡木来治你的病，
先生，你应该完全相信他，
大夫不喜欢他的话语，
他与木卡西木背道而驰。

木卡西木一词在这里与卡木同意，是阿拉伯语，表示“宣誓的人”。第二段说道：“要么相信大夫，要么相信卡木”，这里又是鄂特奇(otqi)——大夫那个给卡木用言语和祈祷治病的人、给药的人的对比。

瓦木别里⁽³⁴⁾在他的《察合台研究》一书中例举了卡木一词在中亚至今仍在运用，说尤其具有大夫、巫医、巫神、神医等意；帕维·德库尔铁依的《Dictionnaire Turc-Orientale》一书中也有同意。在第二部古代突厥语文献——1303年意大利人编写的卡木族词汇表中同样准确地找到了卡木一词。他写的是当时居住在俄罗斯南部地区的突厥族，到12世纪他们一部分人迁居于匈牙利。这本词汇表包括在《Codex Cumanicus》中，至今还保存在威尼斯的圣玛尔克图书馆⁽³⁵⁾。在伯爵昆的著作中的第9页我们能找到 incantatrix (魔鬼)，好像解释为 kam katun kisi dir，但是这人是女卡木⁽³⁶⁾。而比 adiuino 高几行字句是：“我在祈祷”，可被解释为 kamlik etermen，也就是“我在做卡木事”（在阿尔泰 kamlik 有“卡木的祈祷”之意）。

注释

[1] 拉德洛夫根据19世纪中叶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概念认为，萨满教作为一种固定的宗教体系，只盛行于有限范围内的亚洲各民族内，尤其是在通古斯、蒙古和突厥民族中，并且不断受到其他宗教的排挤。但是实际上西伯利亚的所有民族如乌戈尔族、操萨莫德语各族、叶尼塞河流域各族和古亚细亚各族一样信奉萨满教。萨满教作为宗教信仰的地位问题，至今也不能算得到了彻底解决，但是大多数苏联学者认为，萨满教是一种世界所有民族都信奉的宗教形式之一。（见C. A. 托卡列夫：《宗教早期形式及其发展》，莫斯科，1964年）

[2] 满族中信仰萨满教的人同样也比较普遍，其痕迹一直保存在不久以前出版的如下著作中：见A. Д. 鲁德涅夫：《关于满语口语和萨满教的新资料》，圣彼得堡，1912年；H. H.

克洛特科夫:《伊犁塔城地区锡伯族萨满教现状概述》,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论丛,1912年第21卷第2~3分册:《尼山萨满传》,M. П. 沃尔科娃编,莫斯科,1961年。

〔3〕蒙古人,其中也包括戈壁地区的蒙古人,对萨满教的信仰一直保存到前不久。

〔4〕拉德洛夫在这里说的不准确。伊斯兰教对居住在阿尔泰山和萨彦山外操突厥语的亚库特和多尔干族中同样也未能普及。

〔5〕索约内、索依鄂特、乌梁海人均系革命前的土瓦人,是一种旧称谓。他们自称 tiva,语音拼写为 tuba、tuva,索约内、索依鄂特之说与已并入土瓦族的古代部落索彦民族名称有关。从16世纪末开始,佛教的喇嘛教在土瓦族的各个部落(其中包括阿尔泰蒙古的土瓦人)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6〕伊斯兰教在西伯利亚突厥语民族中,早在16世纪库楚玛执政时已浸入其内的西西伯利亚塔塔尔人中并得到了传播。在此,拉德洛夫所指区域的民族群,西西伯利亚塔塔尔人由下列族群构成:巴拉宾(自称巴拉巴)、托布尔、塔尔、托木斯克(卡玛克、恰特、叶乌什特),还有布哈拉(自称布哈尔勒克或萨尔特,也有人称乌兹别克族)。拉德洛夫对西伯利亚的塔塔尔人所进行的首次民族区域分类和族源考证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其结果他得出结论:以语言,西伯利亚的塔塔尔人可以分为巴拉宾和伊尔特什两大组。其中的第一部分是一个特殊的民族群体,而第二部分却是由西伯利亚的古代居民和中亚突厥移民构成的混合群体。拉德洛夫认为,巴拉宾方言的属性和突厥诸语之东支和阿尔泰语、土瓦语、维吾尔语等一样;而伊尔特什塔塔尔方言属于西(克普恰克)支,属于这一支的同样还有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和其他语种。过去西伯利亚塔塔尔人有过各部落之间的不同区分,如属于托布尔群体的库尔达克人。根据Ф. Т. 瓦列叶夫的资料认为,属于塔拉(塔拉—塔塔尔)和库尔达克群体的塔塔尔人是两个不同的群体(见瓦利叶夫Ф. Т.:《西西伯利亚塔塔尔人》27页;托米洛夫 H. A.:《16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叶西伯利亚平原突厥语居民》,托木斯克,1981年)。现在部落之间的区分已不复存在。在西伯利亚,除塔塔尔人外,信仰伊斯兰教的还有19世纪末迁移来的阿尔泰(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科什阿嘎奇区)哈萨克族。

〔7〕这里所指的是戈尔诺阿尔泰克毕仁(科普鄂仁)区(今为土拉奇克村)的东正教传教团。

〔8〕现代科学概念不允许说“萨满教的世界观”,因为萨满教并未形成一种完整的宗教体系。各个不同民族的萨满教对世界的看法居然不同,连接他们的只是对萨满入神时能够直接与神灵打交道的本领本身的一种信仰。

〔9〕世界由许多层或阶层构成的观念,远不是所有萨满教信徒的观念。西伯利亚诸民族的神歌中同样也有过将宇宙分为上天、大地和地狱三大世界的事实;有时有分为上天和地狱两大世界的古老说法,这种观念在土瓦人、哈卡斯人、阿尔泰人和西伯利亚其他民族萨满神鼓的图画上也能看到其反映。然而,西伯利亚其他许多民族的神话中也有关于宇宙多层论的观点,其中部分民族的这种理解点或许与后来的佛教影响有关。更为有意思的是,在个别民族如土瓦族和阿尔泰人中关于宇宙分为三层的世界观的同时,还存在着宇宙多层论的观点(见《西伯利亚和北方民族宗教信念中的自然和人》,列宁格勒,1976; H. A. 阿列克塞叶夫:《西伯利亚突厥语民族的萨满教》,新西伯利亚,1984)。

〔10〕这里所指的是古代突厥天神(Tenggeri)。这是古代突厥人的至上神。这种对上层世界神灵的信仰,在其他不少阿尔泰民族中也有存在(见 Roux · J. P. Tangri —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P. 1962, t. 149, №1—2; Harva U. Die religiösen Vorstellungen der altaischen Völker. Helsinki, 1938)。崇拜天神的,在硕音—阿尔泰的诸民族中主要是哈卡斯族(卡钦、别尔特尔、萨盖等),但像 П. П. 波塔波夫所述,硕音—阿尔泰诸民族信天神的古突厥痕迹——(《阿尔泰和西西伯利亚的民族志》,新西伯利亚1978)萨满并不参与对天神的祈念。这种现象可以硕音—阿尔泰民族信仰中的古代突厥传统与萨满教无关来解释(Vainstein S. I. Shamanism in Tuv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Shamanism in Eurasia, Budapest, 1984)。

〔11〕尔里克是硕音—阿尔泰诸突厥民族及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蒙古族神话中的地下世界之主、死魂世界之王。估计这个称谓来源于古代维吾尔人对佛教地狱之神尔里克汗的理解。尔里克之名常出现在古突厥儒尼碑铭中,这也反映了在古突厥神话中其信仰的存在(见克里亚什托尔内 С. Г.:《古代突厥碑铭中的神话情节》——突厥论文集,77卷,1981),尔里克在阿尔泰人的神话中的形象,可以参考 A. M. 萨嘎拉叶夫的《阿尔泰人的神话与信仰》,

新西伯利亚, 1984。

[12] 买塔拉之称谓或许与有名的佛教形象——未来的神灵特列依有关。

[13] 曼德什尔之名可能出于佛像曼珠什里。

[14] 阿尔泰萨满教神话传说中佛教神话的影响之大, 远不限于吸收佛教神话中的某些人物形象, 这种影响与阿尔泰人、土瓦人以及其他南西伯利亚和中亚民族的萨满教发展所形成的历史特点有关(见И. 波波夫:《西藏和蒙古的佛教神话》, 喀山, 1910; С. И. 瓦依什特依内:《土瓦的萨满教》, 莫斯科, 1964; Н. П. 茹科夫斯卡亚:《喇嘛教和宗教的早期形式》, 莫斯科, 1977)。

[15] 亚尔苏(亚尔苏, 突厥语意为地水)在阿尔泰人、哈萨克人和哈卡斯人的神话中象征着对土地和水的神化理解(见П. Ծ. 卡鲁诺夫斯卡娅:《阿尔泰人对宇宙的看法》, 苏联民俗学, 1935, II 4-5; И. Б. 斯特布列娃:《论古代突厥宗教神话体系的构造》, 突厥论文集, 71 卷, 1972)。

[16] 指萨满认为能够影响天气的“魔石”——亚达塔什, 这在中世纪突厥各部都有过。用魔石进行的宗教仪式, 不久以前还在举行的不仅有阿尔泰人、土瓦人, 而且还有其它突厥民族(见С. Е. 马洛夫:《中国西部突厥人的萨满“亚达”石》, 苏联民俗学, 1947 年, №1)。在《从西伯利亚》中列举的萨满歌词均系由阿尔泰文译成德语, 拉德洛夫将阿尔泰文的原稿和译文均发表在其著作《南西伯利亚和准噶尔草原突厥部落的方言》(1866, 圣彼得堡)一书中。

[17] 阿尔泰人关于世界的看法, 可参考В. И. 维尔毕斯基的《阿尔泰的异族人》; А. В. 阿诺辛的《阿尔泰人的萨满教资料》, 列宁格勒, 1924; П. Ծ. 卡鲁诺夫斯卡娅的《阿尔泰人对宇宙的看法》, 苏联民俗学, 1935, №4-5; Е. П. 吉娅科诺娃的《阿尔泰人和土瓦人对自然与人的宗教看法——西伯利亚和北方各民族宗教意识中的自然和人》, 列宁格勒, 1976, 但是, 很遗憾, 在上述资料中, 关于阿尔泰人宇宙观的拉德洛夫的珍贵佐证均未被提及。

[18] 对鄂博崇拜的由来, 与西伯利亚和中亚突厥蒙古诸族过去普遍崇拜某地方神和山神有关。在山腰, 湖河岸边堆放称其为鄂博的石头堆的习惯, 反映了对山水主神的崇敬。这一习俗在布里亚特人、蒙古人、土瓦人和部分阿尔泰人中一直保存到 20 世纪(见Е. Г. 卡嘎洛夫:《蒙古族的鄂博及其民族相似现象》, 古人类和民俗博物馆论文集, 1927, 6 卷; К. М. 戈拉西莫娃:《鄂博崇拜是研究布里亚特民族进程的补充材料》, 民俗学论文集, 5 卷, 乌兰—乌德, 1969; В. П. 吉娅科诺娃:《土瓦人的宗教崇拜》, 古人类和民俗博物馆论文集, 33 卷, 1977)。

[19] 把萨满当成魔鬼的侍从来信仰和崇拜的习惯, 不仅在西伯利亚俄罗斯农民中很普遍, 而且在科学研究论著中也得到了阐述。18 世纪, 初次与西伯利亚萨满相识的旅行家们同样认为萨满是魔鬼的仆人——信徒, 这种看法在诺维斯基伯爵(1715 年写)的名著《奥斯蒂亚克族简述》(圣彼得堡, 1884)以及上述研究 19 世纪阿尔泰人的习俗的维尔毕斯基的著作《阿尔泰的异族人》中均有反映。

[20] “萨满天赋”由父传女儿的现象, 就如拉德洛夫所讲到那样, 在萨满教信徒中并不是少见的现象。根据从土瓦和阿尔泰人向我提供的资料, 妇女与男性同样既可以继承萨满父亲, 也可以继承萨满母亲。然而女萨满的人数要比男萨满略微少些。例如, 土瓦人后者的人数高 25~30%。根据 1931 年的统计, 土瓦的女萨满人数为 314, 而男萨满为 411(《1931 年土瓦农业和人口统计》, 莫斯科, 1934)。

[21] 论述西伯利亚诸民族萨满的著作不少, 然而不能认为这个问题已经研究得很彻底(见Н. П. 德列叶内科娃:《土耳其部落继承萨满的观点》, 古人类学和民俗博物馆论文集, 1930, 9 卷; С. А. 托卡列夫:《宗教的早期形式》; С. И. 瓦依内什特依内:《土瓦——托吉人》; В. Н. 巴西洛夫:《神之神》, 莫斯科, 1984)。

[22] 传教士 В. И. 维尔毕斯基在进行布道的同时, 从事对阿尔泰民族的研究工作。他著有民族学专著《阿尔泰的异族人》(莫斯科, 1893); 阿尔泰语法研究著作(喀赞, 1860)以及《突厥语阿尔泰和阿拉达克方言辞典》(喀赞, 1884), 这些著作至今尚有其科学价值。

[23] 问候、祝赞语, zen—阿尔泰语, 意为健康、您好(见Ծ. В. 谢沃尔田:《突厥语辞源学字典》, 莫斯科, 1974); 萨拉木—阿拉伯语, 意为您好。

[24] 《南西伯利亚和准噶尔平原突厥部落方言》, 圣彼得堡, 1866。

〔25〕第二幕第九场，Ф. 席勒诗由 B. 茹科夫斯基译。

〔26〕关于西伯利亚萨满教，著有不少专著，既有革命前研究的，也有现代的（见 B. M. 米哈依洛夫斯基：《萨满教（比较民俗学概况）》，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论丛，25 卷，1 分册，1892；П. Я. 什特内尔别尔戈：《民俗学范畴的原始宗教》，列宁格勒，1936；Г. Б. 科谢诺分托夫：《乌拉尔—阿尔泰萨满教的人神崇拜》，伊尔库斯克，1929；С. 什洛科戈洛夫：《通古斯萨满教基础研究经验》，海参崴，1919；B. 特洛仙斯基：《雅库特人黑信仰的进化》，喀山 1902；A. B. 阿诺辛：《阿尔泰人萨满教资料》，古人类学和民俗学博物馆文集，1924，4 卷，2 分册；С. А. 托卡列夫：《宗教的早期形式：西伯利亚著民族社会意识的历史问题》，列宁格勒，1981；Е. С. 诺维克：《西伯利亚萨满教的仪式与民俗》，莫斯科，1984；H. A. 阿列克谢叶夫：《西伯利亚突厥族的萨满教》，布达佩斯，1978；Glaubenswelt und Folklore der Sibirischienölker, 布达佩斯，1963；Eliade M. Schamanismus und archaische Ekstasetechnik. Stuttgart, 1957）。

〔27〕尽管从 17 世纪起在土瓦佛教以喇嘛教形式成为当局积极扶持的官方宗教，但直到 20 世纪土瓦人仍普遍信仰萨满教，并与喇嘛教同存。1931 年在土瓦还有 700 余名萨满（见 Ф. 科内：《五十年索约特考察》，莫斯科 1934；С. H. 瓦音什特音：《土瓦的萨满教》，莫斯科，1974）。

〔28〕巴合西是巴克思一语之音变词，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人用来指念咒治病的萨满。巴尔托里德认为：这一词，蒙古时期出现于东突厥和波斯语中，其意首先指佛教宗教界人物，巴合西在土库曼语中有歌唱家之意，而在卡尔梅克、蒙古和满语中却指的是高级称谓的宗教人士。估计突厥语中的这一词由梵语的 bhukshu 而来（见 B. B. 巴尔托里德：《巴赫什》，巴尔托里德文集，5 卷，莫斯科，1968）。

〔29〕值得指出的是，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不仅萨满教遭到变革，而且即使是伊斯兰教，尤其在崇拜神仙方面受萨满教的影响也很明显（见 B. H. 巴西洛夫：《伊斯兰教前的中亚信仰与习俗》，莫斯科，1975）。

〔30〕发表在《从西伯利亚》一书中的哈萨克萨满—巴合西的召唤语，是 B. B. 拉德洛夫早期刊登在《突厥部落民间文学范本》（圣彼得堡，1870）的哈萨克语德文译文的重叠文。《从西伯利亚》一书刊登或者是全文的部分详细段落或者只是复述。从“范本”和《从西伯利亚》译文的对比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拉德洛夫在准备出版后者的时候校对了对过去的译文，删除了不确之处。

〔31〕下列哈萨克萨满歌词，拉德洛夫曾发表在《南西伯利亚和准噶尔平原突厥部落民间文学范本》（圣彼得堡，1870）一书中。在《从西伯利亚》上刊登译文的时候，拉德洛夫删去了一些段落。

〔32〕卡孜列特（阿孜列特、哈孜列特）和卓——和卓阿赫买特·亚萨维是哈萨克人尊敬的伊斯兰教圣人，是苏菲派亚萨维的奠基人，在切木肯特州土耳其斯坦市为其造有富丽堂皇的陵墓，成为现今有名的中世纪中亚建筑艺术碑铭。

〔33〕B. B. 拉德洛夫这里指的是 Г. 瓦木别里的著作：《Uigurische Sprachmonumente und Das Kudatku Bilik. Uigurische Text mit Transcription und Übersetzung ... von H. Vambery, Innsbruck, 1870》；《福乐智慧》同样由 B. B. 拉德洛夫在《从西伯利亚》（《Aus Sibirien》）发表之后出版的（Das Kudatku Bilik des Jusuf Chass - Hadschib aus Bälasagun. Hrsg. von W. Radloff T. 1. Der Text in Transcription, St - Pbg, 1891；T. 2. Text und Übersetzung nach den Handschriften von Wien und Kairo, St. - Pbg, 1900 - 1910）。

〔34〕这里所指的是 H. 瓦木别里的书《Cagataische Sprachstudien, enthaltend grammatikalischen Umriss, Chrestomathie und Wörterbuch der cagataischen sprache》，Lpz. 1867。

〔35〕对研究此碑铭，B. B. 拉德洛夫著有专著：《从西伯利亚》一书出版不久即已出版：Das türkische Sprachmaterial des Codex cumanicus. Manuscript der Bibliothek des Markus - Kirche in Venedig, Nach der Ausgabe der Grafen Kuun. St. - Pbg, 1887. 关于此碑铭的研究情况及其书目介绍可参阅 A. V. Gabain 《Die komanische Literatur》 - PhTF. T. 2.

〔36〕在突厥——蒙古文献中对萨满的称谓可参考 J. P. Roux 的 Le nom du Chaman dans les textes turco-mongols. —《Anthropos》 vol. 53, 1958.

